55653.7
1369
v.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armington (Kress)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拙齋先生文集目録

卷之一

詞
謁圃隱先生遺像
賦
冶隱竹
萬活堂并序
日食
觀物
空中樓閣
詩

東18C049

訪金烏 五言絶句
題朴松堂漁磯
冬夜偶吟
元堂偶吟
卧遊堂十一詠
立巖十三詠
城洞偶吟
松嶺
無題 七言絶句
無題
元堂春帖

慕遠堂春祝二首

皓首吟

無題

無題

次洪使君 瑞翼韻

兵火流離後歸見故山遂用六代祖掌令公仁風樓上韻以述微孫此日之感云二首 五言四韻

次或人韻

和賦寒食 次文文山韻

和自遣賦自述 次文文山韻

和自述賦偶吟 次文文山韻

無題
寒岡鄭先生挽章七言四韻
西厓柳先生挽章
孟浦
無題
無題
徐樂齋思遠挽章
吳正言長挽章
門叔岌挽章
朴大庵惺挽章并詞
和自歎賦自慰次文文山韻

立巖五言長篇

精舍

前調

戚曜臺

避世臺

金水窟古風三篇

東岡金先生挽章

無題吟

強次僉詠

江亭偶吟又次前韻

在元堂又步前韻

贈張上舍仲順惟元
次古韻題張正甫乃範軒堂
送應一入京時有免薪之行
吳山感興
贈申晉甫悅道朝憲并序
次獨樂堂壁上韻
古梧吟
和題不知巖
適見朱晦庵別張南軒詩六句在晦庵年譜中以
其韻次別鄭汝燮四象君燮四震兩友
反袂空連而七言長篇

過欒哥閭
別鄭君汝夔君夔
山君答

卷之二

疏

擬辭義城縣令疏
辭持平疏二
辭掌令疏二
辭執義疏二
辭工曹參議疏五
辭吏曹參議疏

辭同副承旨疏
辭刑曹參判疏
辭大司憲疏 五
告歸進言疏
告歸再疏
謝 賜米饌疏
陳罪疏

卷之三

疏

辭吏曹參判疏
病不就 召疏

再 上旨後又疏
進言疏
請寢追崇疏
國喪不赴疏
應 上旨進言疏
謝存問食物疏
辭陞秩疏
辭上曰判書疏
請停 祔廟疏
謝 賜藥物疏

卷之四

書

與鄭君燮 八
答吳山書院
答張斯舉光翰 二
答南山筱閣
答臨皋書院
答鼎山書院院長
答姓弟文舉鳳翰
與盧甥景任 二
答李判官茂伯 潤雨
答鄭亦顏 四勿 二

答金孝徵應祖二

答新溪書院諸生別紙

與徐樂齋二

答屏山士友別紙

答川谷書院別紙

答申晋甫二

答問目

答鄭君燮

答金孝徵

答洪參判霽

答金烋

答裴幼藥
答金汝涵濬
答申晉甫
答李叔發 癸封
答寒岡先生奠時問
從祀時問
輝
答或人二
答或人

答或人

答或人

答權赫

答鄭璧

答或人

答鄭憲世

答朴鑒

答盧亨弼

答鄭亦顧別紙

答鄭惟熙護喪所別紙

答臨皐書院二

答盧江書院
答申活
答孫鑾　答安應昌

卷之五

雜著

學部名目會通旨訣
事物論
人心道心說
心說
文說
明分並五段

老人事業
耄齡人事
座壁所題
座壁題省

卷之六

雜著

孔聖
道統說
書院說
旅軒說
鳳臺說

受貸說
金上舍字說
卧遊堂說
用拙堂說
明鏡新堂題詞
孫鉉娶戒
周王山錄
同塵錄

卷之七

序
雜述序

族契重修序
易學圖說序
永慕錄序

記

不知巖精舍記
立巖記
立巖精舍記
鄉射堂記
慕遠堂記
自醒亭記
似醉不醉鄉記

卷之八

跋

五先生禮說跋
景賢錄跋
治隱先生文集跋
太極論辨書跋
書東岡先生行狀後
奇高峯文集跋
書裴洛川紳行錄後
書全溪東慶昌行錄後
題苞山鄉約冊後

西厓先生文集跋
書權松巢守遺稿後
謝還成賓如輯叢家狀
書申松溪李諱閣表碑銘後

卷之九

論

孔子不得位
文武一體

銘

草廬銘
二樂銘

上樑文

吳山書院重建祠宇上樑文

臨皐書院廟宇上樑文

臨皐書院興文堂上樑文

宗家重創文

祝文

吳山書院重建奉安文

文忠公圃隱先生祝文

滎陽公知奏事鄭先生祝文

烏川書院合享祝文

臨皐書院移廟奉安文

金烏書院重建奉安文
從享寒岡川谷時告程朱二先生文
告寒暄先生文
告寒岡先生文
奉安寒岡研經時告退溪先生文
告寒岡先生文
寒岡先生奉安檜淵文
東岡先生奉安文
冶隱先生墓祭文
一善諸賢墓祝文
月巖書院祝文

李府新校開墓告文

祭文

祭寒岡鄭先生文

祭大谷成先生文

再祭文

祭朴大菴文

祭徐樂齋文

祭朴純伯逐一文

祭外舅鄭公改葬文

祭高杜谷應陟文

祭洗馬鄭君煥文

祭崔真寶山立文
祭宗兄元舉天翰文
祭盧甥景任文
又祭盧甥小祥文
祭盧姊文
祭從房德優顯道文
祭李參議茂伯文
祭朴而中有文文
祭從姪奉一文
祭柳持平彬文
收瘞白骨文

卷之十

碑銘　墓碣　墓誌

寒暄堂金先生神道碑銘并序

河先生墓碣銘

竹亭張公墓碣銘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金君墓碣銘

贈通政大夫戶曹參議張公墓碣銘

處士張君墓碣銘

處士朴公墓碣銘

處士崔公墓碣銘

秀才張君墓碣銘
中顯大夫少府尹李公墓碣銘
忠義衛金公墓碣識
處士李公墓碣銘
進士李公墓碣銘
宣教郎義禁府都事李公墓碣銘
縣監朴公墓碣銘
通政大夫鄭公墓誌銘
宣務郎軍資監主簿鄭公墓誌銘
縣令李公墓誌

卷之十一

行狀
寒岡鄭先生行狀
大庵朴公行狀

旅軒先生文集目錄終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詞

謁圃隱先生畫像詞

宇宙間不可久者形氣人過百年兮孰存其身而其不可泯者德義經千百代兮教化在人仰其不可泯者而思其不可久髣髴真容兮曷因何幸後先生二百有餘載獲拜儀刑於今日噫噫非道德節義之其一人於吾東者令人覩遺像而感激欣幸乃至此極天之生先生於叔季之時蓋亦有意矣前乎檀箕以下未嘗宣學之文教其生也而振起後乎東方萬萬世不可易之綱常其殁也而扶植是其所抱負之道德所成就之事業有以光日月而奠山河

固非能藻飾藝而謂之儒勲勞一世而謂之忠者所可得
擬其萬一至今吾人之立天地參三而圓顱方趾者得父
子於有家能君臣於有邦者其誰之賜乎此莫非賴有先
生一身於前千古之後後萬祀之前也哉顧我遺教餘化
中未學顧一接形貌而不可得者乃今斯得焉敬奠香而
展謁儼精爽之究然就其所可像有以認夫所未像因其
所得覩有以會夫所莫覩遡遐想於當日擬九原之有作
得於稟受本自粹美者其資質果是秀拔之風格不由師
傳獨得精深者其學問猶存睟盎之容色橫說豎說之義
理皆當出何從而無窮左酬右應之處務威通機何自而
旁通勤晃旒於萬里迥阻之天關貫神明之誠意孚大羊

於層波出沒之日域開金石之信義幾人之所不能幾燭人之所不能燭於毫釐之微幽隱之間者非水鏡之眼力耶分人之所不能分當人之所不能當於顛沛之頃危亡之際者非鐵石之堅脊耶嗚呼人孰不載蒼蒼而履膴膴子獨生死於厥命備四體百骸而自處物孰不有是彝執之彝則子獨終始其所性身之存也柱石于國家著龜于廟堂領袖于斯文身之亡也砥柱於頹波師表於百世元氣於兩間唯其所與者非是亡尺人欲未做人底樣子盍取則於一幅彼或致疑乎不可明之迹於不可詰之地者是實未究乎其道與德然則當何以見先生之心事有天地有日月

賦

治隱竹賦

方歲暮而天寒憫衆植之枯落遂效黎而薙芟訪金烏於風雪乘有竹兮山之阿綠千秋兮一色亡是治隱之手栽凜冽風之如昨先生麗代之奕裔得首陽之孤竹風種學於鯉庭行立本於孝德紛滋蘭而樹蕙探棣棠乎王室暫手芳於朝端知大廈之將傾因北風之其凉歸故山之松檟得歲寒之雅契激清澳之遺綠期自植乎叢畔對雪嶺之松柏共星霜兮長閱色凋孫之森列水綠根兮鄭鐵風翠枝兮夏至山苑兮野服幾淒姿於碧影朝看兮暮倚共寂寞之深境自逐味之相符寧此人而彼物周家日用兮

殷室丘墟先生得竹而有匹萬山風霜芳百草俱拉竹得先生而不獨先生不負竹芳宇宙有綱常竹不負先生芳天地有純剛先生去芳竹尚在光凜凜芳風颯颯得非造物之陰護俾孤根而不絶旋不棄之貞操表特立之大節不然則忠魂芳義魄托寒蕭芳寄霜葉風末俗之妥靡堅懦夫之毛髮吾將芟檮蕃而除蕪壤蔗扶植乎摧蔕遂爲之歌曰何卉非植先生獨愛竹何地無竹我愛先生植祖西山薇蕨友栗里松菊根柢於天地間充氣光輝於風雪中疆域距先生數百載猶見亭亭倚蒼壁毋曰寓思之無地有此竹

萬活堂賦 并序

嘗見中庸費隱章引鳶飛魚躍之詩而曰言其上下察也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活潑潑者乃是一本萬殊流動充滿不容自無不容自已無空缺無停息者是也然此理之在宇宙間者何物不然何時不然哉詩人特以一時所見者上有戾天之鳶下有躍淵之魚故取鳶魚言之也而在上者何獨鳶在下者何獨魚又豈但動物血氣之類得是理哉凡飛凡潛若動若植無非此也又豈但萬物之類乎蒙於天而為三光形於地而為五嶽四瀆流行於兩間而為寒暑晝夜風雲雷雨者亦無非此也然則所謂活潑潑者滿天地間皆是也顧人不能察其理耳人之所以不能察夫是

理者無他自梏於形氣之小不能通於理氣之大故也不然則棲心空寂擬道虛無者不知吾心實與天地萬物相為流通而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吾方寸之中則其心既自不能為活物又安知夫盈宇宙者皆是此理之活哉吾今僻處於山齋此身雖是塊然一物而其心則實理無所不通物無所不括故遂以萬活名堂而為自省之地苟有以知夫此道之在天地者既如此則在吾身者亦如此認在外之活反在我之活體在我之活驗在外之活靜而涵動之理動而行靜之用靜不淪於虛無動不流於情欲則庶乎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上可下可行可止而中庸之道其在是矣第不知衰老昏

墜者其果能否遂為之辭

最靈吾人得血氣而有身非枯木之無生能知覺而為心豈死灰之無情戴無往而非天履無適而非地目無觸而非物手無為而非事惟在在焉皆理故見見其都活益可驗於靜觀堂用是而揭目察夫上下察者巖何為而常立澗何為而不息山何為而高低堅何為而橫直林孰使之榮枯鳥孰使之飛止風何心而往來雲何情而滅起松千歲於巖角菌朝生而不夕苟非太極之為極烏能物物兮各形其形各色其色若乃爛錦屏於四圍數代工之妙蘊繞驚雷於屯雲沛百彙之競奮爽涼飈之入牖已玉宇之寥廓恍洞天之迷茫見松崖之騰六月線盈而必虧日既

南而復北夫何一理之室連紛萬變之迭作山中既云幽
邃堂自為之閒寂塊對案而窮年剩先夫之觀物探鬼神
之能事琉造化之奇迹以言其常兮歷萬古而如昨以言
其變兮雖一日而莫測自其異者而觀之幾巨細之類族
自其同者而觀之孰非性夫天則見得及乎所以然之妙
兮手舞足蹈之不覺主人翁飢喫山蔬渴飲泉寒晝伴黃
卷夜聽鳴湍一今古於閑中心乾坤於靜裏道已通於形
外思亦窮乎物始卷叅三之事業付一室之佔僤會異萬
之道理為方寸之獨樂夫孰知窮山裏一茅堂坐臥有可
以與天地萬物相為流通恒浩浩而洋洋到此地頭吾堂
為天地耶天地為吾堂耶萬物為我耶我為萬物耶今日

為太古耶太古為今日耶形分大小質分彼此時分前後者殊之謂乎天地自天地吾堂自吾堂我自我物自物今自今古自古也大小皆此理彼此皆此理前後皆此理者一之謂乎吾堂而天地吾身而萬物今日而太古也此旅翁之假主乎茲堂取萬活為其契活曾不自知其貧窶者也銘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理流行曰活此理一日不流行天地不能為天地萬物況得為萬物然則立此天地之中首此萬物之上孟思有以體會夫此理體之伊何曰敬而已故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者由一敬之發始一日不敬心死一日一刻不敬心死一刻其心死乎生之理息助哉主人常令此心活也

日食賦

皇明萬曆二十有四秋余從朋友而讀春秋觀聖人日食焉必志蓋災大而深憂曾豈無形而有影時亂臣賊子之接跡遂相與大聖筆而傷其時方講說之未訖忽坐堂之失晝驚四顧而皆黑仰見天日天則自玄号日乃無白於是招童子供盆水照以誌視其食也既初如望後之月缺而弦弦而晦哭民坤之遺象終如望前之月朔而弦弦而盈震兌乾之迭像方一邊之如鑾猶餘輝之旁濞奄全體之盡韜納宇宙於混冏沒火輪於青泥囚金烏於漆匣山不雨而矇矇郊不夜而窒窒天為之失日陽為之喪精乾坤慘慘其無色百物俱晦其光明允在此日之下者孰不

驚魂而祝魄行者班馬而震怖居者號慟而歎息高貴者
若失其高貴善惡者都忘其善惡天地之間此而亦崩地裂
因是而將折驚混沌之當日念寰宇之長夜鬼禽走獸亦
莫不止飛而停走之若凍而口啞嗚呼是何等影象其變
也斯酷茲惟閏八月初吉日則乙丑余怪其變原其理以
求其說惟天有日日自開闢其體不雙其道莫並綱紀乎
造化樞機乎動靜乾坤用之而生成鬼神乘之而屈伸星
度數之以之月晦朔之是因以其有往來晝夜分以其有
永短寒暑別天地間洪纖高下形形色色者莫不受其光
而為物宇宙乘消長榮悴去去來來者莫不得其運而成
化此乃有覆載必有是日有是日斯以有萬化光明炬赫

揭萬古而不息一日烏得無是日一日而若無是日天道
廢乎歲功息無晝夜無晦朔又無寒暑復安得有兩儀三
才完功用之盛大知敬餘之處災餘之也伊何曾聞之於
先儒月隨日而代行有離合之相須方晦朔之際交被陰
掩而有食其數也有常隔千歲而算得矣既設諸常數之
當然故曉君詔臣之每忽殊不知陰陽之尊卑自有分而
難越離而必合者乃日月相交之理也會而當避者乃日
月相異之義也既不避而有逼為變孰大於此也一草一
木之妖尚謂之異一星一辰之差亦謂之怪況大陽之見
食誠怪戾之莫景有友詰余而言曰當食不食扶陽者誰
當避不避馴陰者誰其食也既有常度何退逼之異時余

曰子不知天人之理乎象垂乎天道在于人天之心曰人天與人非二真也象之理曰道象與道乃一根也人感而天應道性而象變心病者形枯子惡則父譴觀天象于天者雖一道於人而類別日為在天之陽象陽之類固在人非一月為在天之陰象陰之類亦在人非一家以言父陽子陰兮夫陽婦陰國以言君陽臣陰兮正陽邪陰天下以言之陽為中國兮陰為夷狄曰君曰父曰夫曰君子曰中國者雖曰在人之陽類其理則皆係于日臣也子也婦也小人也夷狄也者雖曰在人之陰類其氣則咸屬于月道順於下象從而順道紊於下象從而紊若乃聖人在上此道燮赫三綱既正九法亦立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

臣君子內而中國理當是時也日月光華寧有薄食之異至於叔孫昏亂此道不明天秩不絕天叙不經婦逆夫兮子賊父臣弑君兮邪陷正夏之人乃禽乃獸夷狄於是乎亦盛方是時也以陰抗陽日月為之相食友曰然則今日之變果何從而作也余海外之昏儒學天人之末達況某災之某應是漢儒之謬說足未踶於中國寧知何道之有失但見今日之天下亦豈致災之無慾彼日本之蠻夷敢抗大明於當天五載王師於海陲盍異乎四夷之來王陰蝕乎衆陽之宗災豈作於元妄友復為之難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對是日者天下之一人咎豈由於小邦余曰不然日所照皆此道所存物咸囿於陰陽一身咎有一乾坤

今與在座者諸友亦莫非此理之所聚若以人欲滅天理或為人子無其父一身之陰勝一身之陽身之日月蔽蝕也一家之陰勝一家之陽一家之日月蔽蝕也不必謂人之微家之小皆是以致天變豈不曰物無巨細理貫于一況乎有臣民社稷而為君曷不是為感應之機軸故春秋之亂賊不必皆作於宗周夫然則今日之是變寧不為我國家憂也東南起橫海之長鯨西北伏傍徨之老狗內邦國之空虛民逆豎之繼誅宜君象之告凶豈天道之可誣友曰天人感應之理謹聞教矣亦復有弭災之道乎余為之申其說曰天之示災之前人必有召災之失天之示災之後國必有應天之實示災者乃所以仁愛故先禍而

示警人苟能自反而修省災可轉爲福慶枯桑穀於德政致高宗之永籙退熒惑於善言立宋侯之霸業禍福實自人召天何愛惡於人哉若余徒居位不在納諫陳善當何修於今日之災蓋復還其天理明一身之白日過也皆見改也皆仰毋使光明之本體終爲之息滅也哉於是乎陳日時而記問答發聖人謹災之筆也

觀物賦

理豈難知一而萬萬而一者分而言道與物物與我也合而言我亦物物亦道也人能不局於形氣眼可通於四方上下屹空中之樓閣挺人豪於聚奎之乾坤早從方外而得一圖庖犧心事乎此焉存卦六十四爻圓而方之宇宙

乎其中幾年冬不爐夏不扇縱橫錯綜兮轂蹇駕風年五十學盡乎天人之情欲求已澤兮無可得不出乎安樂窩戶庭悠悠兮天地萬物觀夫蒼蒼然者動而圓日月星辰其斯備膴膴然者靜而方水火土石之攸比天以變兮暑寒晝夜地以化兮兩風露雷爰交感而互應物紛紜於九垓縱分而性情殊體橫別而飛走草木物大小於焉千萬人賢愚子以兆億體備於耳目口鼻用慈乎氣味聲色十與十二相乘而變化可毫分而縷析世皇王帝霸之相承經易書詩春秋之迭作應之以聖賢才術盡之以道德功力大而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辰迭終始而往來治亂興亡之可分一而二二而四十六而天地之數窮矣消而長

者天道因而革者人事曰有權存乎其間非聖神其孰盡
于以觀之物雖微而孰適大自天地小至毫忽近自吾身
遠至六合無非物兮理在我而無闕統言之而曰道散言
之而曰理形器之則物也推步之則數耳會在我而與心
一以貫兮包括是堯夫之觀物其諸異乎衆目心與身兮
物與世舉觀萬之以一豈特水鑑能一乎物形茲可以物
情之能一於是孰天孰地一方寸兮何古何今一胷中兮
無高深其不致寧微細而未稽觀之兮何為反而會諸吾
身性可盡兮命可順心而仁兮物皆春使當年穫盡其蘊
抱廣見夫內聖外王之大業可拄南人之構亂豈有靖康
之巨變竟作無名之一公吁嗟乎數耶命耶觀物只是以

為獨樂不能使萬物各所天下一家然皇極經世之一書當與天地而終始因先生而知孔子因孔子而知伏羲又因伏羲而知天地先天學發明於萬世編寶啓於邵子而今天地昔日之天地萬物皆[illegible]之萬物此理之在此心又何異夫今音知易理為知天余未暇子數學萬物靜觀皆自得程伯子亦有是說數不外乎理中顧後事於窮格物亦所以然乎事亦所當然由是而往乎可以盡性至命道理盡處數在其中窮神知化亦何外乎此敬

空中樓閣賦

卦震上乾下曰大壯制宮室棟宇之有作紛寢殿館舍之決遝景莫快乎為樓為閣然營建不離乎下土伊四方豈

得無限隔若有一樓閣矛于空中孰如其四通八達奇其
號而遐想究厥實於冲漠茲非上木金石之為材亦何用
夫刀鉅繩墨梓五星之聚奎天啓運於宋德儲精會淑兮
挺生哲人蓋一世之英特氣清質粹兮宇宙擔當心雄志
豪兮天地把握幾年冬而不爐夏而不扇不出户庭不假
蓍龜止在靜裏而做得為樓也不樓之樓為閣也不閣之
閣其所以為經營也則占太虛而開基運心匠而辨後得
成法於先天契妙機於羲畫宗無極之太極遂以為其極
二而四四而八者即其小成之法也六十四三百八十四
者乃其大成之業也際高明博厚之覆載窮無始無終之
區域位乾坤上下以定門坎离左右斯列山澤於是乎通

氣雷風以時而相薄北可以足蹠天根南可以手探月窟東西黃道與九行亦可以通三光之出入其所以觀夫物也則陰陽成象者日月星辰剛柔成質者水火土石暑寒晝夜之來往雨風露雷之交錯物焉而性情形體彙焉而飛走草木目耳鼻口焉我鼻色聲氣味焉外觸元亨利貞乎在天常道仁禮義智乎為人懿德世變則皇帝王霸事業則道德功力春夏秋冬乎一歲節序易書詩春秋乎斯道機軸近觀則歲月日辰之可分遠規則元會運世之包括二不得不分為四四不得不分為八用是四八橫看豎看大小巨細孰或逃得進退存亡吉凶悔吝無微無隱貽在心目在理則渾然無朕為數則百千萬億莫不畢會於

達觀窮視之中焉有毫毛之掩匿此其爲樓閣乎宇宙者乃於空中爲是立主人翁居業則美九餘暇飄風鞭霆兮神遊無迹官守有山人四事品題者風花雪月閑中今古兮宋代脫日醉裡乾坤兮一窩安樂胷中造化兮擊壤吟咏神鬼情奪心上經綸兮皇極經世規模自別獨恨夫世到叔季既有此不世出之樓閣而不得上接乎南薰殿陛俾作一世之空器清陰不及乎億兆蒼赤如余蒙生又恨夫樓閣以空中爲稱其奈平地上人不階梯難能登躐也

詩

訪金烏 五言絶句

竹有當年碧山依昔日高清風猶竪髮誰謂古人遥

題朴松堂漁磯

人去磯猶在亭寄客意寒當年不盡興千載月江干

冬夜偶吟

長夜苦漫漫天地何遲曉羣鼠亂床邊宿客夢自少

元堂偶吟

小堂臨大野野外是長江江上列層嶽使余常闢窓

卧游堂十一詠

不是人力排應從肇丑闢含作水精盤座為清話席盤石

大可象崑崙小可擬碣石誰知萬里趣默想於焉格怪石

手植今幾年蔭我心交會有時撫盤桓神遊天地大盤松

風霜一夜經百卉皆黃落庭畔獨偃蹇蒼然依舊色老松

堂前何所見竹與松連林朝夕靜相對方知托契深竹林

坎上虛受暎坎下塞爲塘乃由中陽實涵得天雲光方塘

開在臘雪裡春信到窮陰歲歲不失時可見天地心梅花

四時各有奪月半皆旺土隨節必吐花感爾知時暮四季花

花開貴化工顯熟呈邊實爾能盡爾性愧我空白髮石榴

垂垂累仙珠團團結秋露吞來快覺爽可已經歲酒菊

範數見爲一周封未濟終開須秋末寒花來歲功菊花

立巖十三詠

孤村巖居在小齋性是頤老矣無可往從今學不移立巖村

來路人事茂誰從早晴日此固老翁問勉強如不及驗日晴齋

康節此時意論交山人口雖不關世務自有貧中富四事齋

近思錄中業守約爲大要事一事能不煩身可出雲霄守約
聖訓成危微何人無此心此學不傳久陳篇誰復尋成懼
山住樂聞後有潭名鶴浴鶴亦物之靈影蔚何當浴鶴浴
隱有市中者何復溪處覓農人斷崖徑猶勝故蹟迹避世
浴鶴潭上山山名稱引鶴通來鶴不至何人名鶴引鶴山
圍圍旁列峙得名宜象天居人欲象山立心盡無偏象天峯
覓多之不見遑遑如有失何必求諸外一敬亦可效實產芝巖
有峯何至九豈待簣土積來爲立巖樹蹠向窮朝夕九仞峯
身從無非道心存皆是德吾人所同得知行我何獨道德方
峽居謀卒歲耒鋤以晨昏從來雲烟裡父子與齊昆耕雲野

城洞偶吟

捨他千萬事唯進一盃宜黃花秋政好身在太平時

松巖

偶然巖下止坐客皆寒士何以托心期三松爲可倚

無題 七言絶句

大道難迴世路分此身端合卧山雲山雲寂寞塵寰遠人是人非總不聞

無題

乾坤爲屋日星窓五嶽其床四瀆缸中間大醉一男子欲寫醒懷用巨杠

元堂春帖

今朝春信到庭櫻知是三陽已復來只願山中無外撓窓

明几靜卷心常開

慕溪堂春祝

有耳無聞人不喜靜中常對卷中餘消除身疾無心病看月光風任四時

又

分內寒貧非我苦世間榮枯老何且但能領得乾坤意無處無時不自怡

皓首吟

皓首猶存赤子心此時方會一源深眼中天地都真境外誘何從得我侵

無題

雲山寂寞無車馬好寄生涯酒一杯萬事不聞林下卧松風時向耳邊來

無題

朝出松扉候長者雨餘泉石更清新酒酣興盡歸蘿逕採藥山高月半輪

次洪使君 瑞翼韻

暫乘公暇出江濱風味蕭如謝事人坐到夕陽忘世撓山光水色滿衣茵

兵火流離後歸見故山遂用 六代祖掌令公仁風樓上韻以述微孫此日之感云 五言四韻

不堪鄉國戀千里策蹇驢節古春光滿人消境落虛山河

風雨後日月晦冥餘剩盡繁華逝渾如開闢初

又

徧尋丘水某徐步舍桑驢烟逐祥雲盡風隨瑞氣虛物換山猶古村荒樹獨餘數三遺老在泣說我生初

次或人韻

山晚人何晚居深道不深高明饅麗澤庸淄愧知音既共雲霞境無渝水月心瓊琚四十字肝膽露長吟

和賦寒食 次文文山韻

明時寒食日春又亂中周雨露知時節松楸隔隴丘有心懷怵惕無物備粢羞不孝誠吾罪徊徨藏鼠窮

和自遣賦自述 次文文山韻

讀停何事有獨坐笑春風地裕孤居外天多一仰中身屯
心自適迹滯眼恒通覺得功夫實悠悠萬慮空

和自述賦偶吟 次文文山韻

日暮神疲倦逍遥傍短垣往來窮否泰俯仰會乾坤動後
還須靜曉前必有昏何從驗與理在我魄兼魂

無題

男子遊天地何須出户庭邵九窩裡美周草牖前青桑賁
由心正治平自婦刑功無敬外大一字是吾銘

寒岡鄭先生挽章 七言四韻

山川儲淑應時全生我先生豈偶然世晚不嫌修古道地
偏誰禦作通賢志由伊洛窮洙泗業把經綸付簡篇用舍

行藏元有數斯文與喪奈關天

西厓柳先生挽章

天授師聞奉得貞一生夷險一吾誠位經冢相何曾秦勲被隆封不自榮在外益深憂國悃臨終猶切愛君情清操雅度兒童識市井輸恢豈為名

盆浦

寸根猶自稟精多掃地風霜莫我何春色不渝冬節後五莖須着石池阿乾坤生意曾無息造化神權豈有他移取小盆來近案能令衰老撥昏痾

無題

男兒至樂貴於真外面浮榮總是塵窮達在天難以力行

藏有義豈容人簞瓢箇裡生猶足寂感那邉物自春畫業
不須鍾鼎勒好從誠敬熟吾仁

無題

直作男兒宇宙遊茲遊全靠及躬修雖令在市心常靜何
待居山境始幽南北東西皆可宅工商農士並相儔獨行
不須離羣立肯向昏風塵感秋

徐樂齋挽章

自分迂闊世難行歸擬林泉畢一生滿壁圖書美亦樂盈
園花竹隱猶榮朋來講義閑中業酒罷吟詩醉裡情人道
達城多秀士從今誰復生斯盟

吳正言長挽章

喪奴追致手封書書出喪前仲夏初示語丁寧連信札哀
章胡爾寄靈車死生自是乘除裡禍福由來升降餘徑逝
安知非不幸歸從先正意何如

門叔岌挽章

經亂人無不受變公猶能保舊心情疾言遽色非矯抑厚
意溫容豈勉成襟席已空先序位譜圖徒按故題名自今
行過岐山路那復趨承笑出迎

朴大庵挽章 并詞

人于季世兮有古人風世難其人兮我於公得稟
受之厚兮氣質本美學問之正兮討做盖篤俗業
之外兮知有大業日用之間兮見夫天則自珍其

身兮禮義廉恥高尚其志兮關閩濂洛行敦孝友
兮人無間言名著遠近兮已常謙屈善人之善兮
蘭蕙襟帶惡人之惡兮芒刺背脅論議氷霜兮懶
夫竦肩操守鐵石兮賁育難奪黑綬金章兮寧得
我縛山冠野服兮雲畔自逸惠不及民兮愛在朋
友躬遯一時兮令名無極丈夫何必乎得時行志
生惟無愧兮死亦無怍
吾人事業孰知真耿介惟公立得身取舍胷中明玉石是
非天下判齊蔡行當果處泉三峽守可貞時嶽八垠生順
死安公豈憾只令孫友淚盈巾
和自歎賦自慰 次文文山韻

怡然一室送朝昏樂在青青晝掩門榻外親朋車馬絕宵中天地古今存遠沿洙泗長遊志高尚唐虞每遡槐誰識塵埃奔竄裡從容日日陪羲軒

立巖 五言長篇

立從地闢始抵今方不易風雨幾萬變歲月誰記曆巍峩一顏面肯隨千驩華此操既往萬此操應來億不倚是中道不回惟經德寒暑自往來晦明任闔闢溪流流不返白卉紛開落雲烟互變態爾獨今猶昔一立立終古何物能撓得爲爾設小齋忘言對日夕

精舍

負巖開小齋澗流當前過階因巖址築簷與松栢摩炎夏

納潭凉凍寒來陽和同棲二三子晝夜相切磨龕儲備經傳且便相講劘日晡數酌罷勢上南臺哦洞天時異趣立巖恒不頻老夫勗諸益盍觀醜頭皤年齡及耳順進步坐蹉跎立脚貴及早勿追世奔波藏修宜惜日歲月疾如箭

前澗

小澗流齋下日夜響潺湲源從底處出出出曾無艱流向底處歸歸歸且不慳始見花爛浮旋作黃流灣繞觀玉宇涵復聽氷下灘爽或起松籟怒或雷霆寰溜續乎立懶潔清能蘇頑誰勸徙無已孰催忙未閑隨時呈百趣不息終一般愛玩每臨流不覺身恫瘝

戒懼臺

臺在巖盡頭下可尋五六上者一失足傾墜在瞬日為此名戒懼常使心淵谷戒至無可戒履危如平陸懼至無可懼轉險來胡福由能不馳心身終免顛覆若非戒懼稱幾人泥骨肉世間危險地不是茲臺獨內有一方寸四邊千尋瀆外有羊腸路不啻車絕軸所以明哲人不暫忘兢肅須將處臺心奉身恒蹴蹴

避世臺

吾人生世間未死當在世奈何欲避世名臺思自號羲軒邈矣古古道今時戾難將齟齬處世為疣贅臺在水北頭谷邃山重蔽屏巖後圓峻碧潭流擁砌只合保幽貞俗夫難投袂天地久慳秘應畀碩人憩方今值　聖明時見

唐虞際誰復遯嘉肥窮山空自滯獨此一棄物隨分棲叢
桂

金水窟古風三篇 并序

一善之冷山有金水窟者名於世古矣東有金水
窟西有道詭窟之語載於善府之地誌欲尋金水
窟先到月波亭之句行於士人之相傳道詭窟今
在金烏山月波亭亦在洛江上則所謂金水窟者
似亦有之故名乃傳也然自古以來未聞有見之
者則果可謂有之乎士人或有為怪說者皆荒誕
不足傳也余今暫寓于山下村即月波亭之傍也
坐起未嘗不目是山矣蒼然鬱鬱者吾知其為山

之松也岩嶄然峻峻者吾知其為山之巖也聚而有
散而無者吾知其為山之雲也而獨未見夫所謂
窟者焉人未見也而曰有之吾未之信也每與人
語多及於窟之有無遂詠古風三篇以示諸友
冷山金水窟其名傳自昔窟有泉在裡水自黃金色名流
聞者廣路絕見無一人云入宅禪宅窟為生佛藏踪能絕
粒千年如一日扃壁閉不開塵人莫尋跡我來山下村日
夕恒掛青蒼崖空百尺白雲時起滅

又

俯仰宇宙間一理真而實金水窟難見此理非難識形氣
有無判人物死生別有者不能無生而鬼者孰一人唱荒

誕百歲同迷惑設有窟與禪非我從之宅魑魅不人伴幽
暗寧吾室況乃無其理冊崖照白日

又

我有數間茅負山臨溪幽開窻納光景出戶邇疆埸其中
何所有聖賢書千册日間何所事講究彝倫葉堂虛夏宜
坐房煖冬穩宿朝暮飽飯粟酒至肴魚肉妻兒供歡笑朋
友資講說人有來問窟我曰吾堂樂

東岡金先生挽章

山至嶺之南起作伽倻屹洛流到星界亭涵倍澄澈其間
鍾淑氣孕秀生奇特所以星爲州自昔多賢哲惟我東岡
公蓋亦南中傑生于嘉靖中事跡著萬曆亭得既自異養

來頗真積庭訓本義方師授傳奇訣經史致浩博約以懼
懼法所立自有地夷險曾致一外至豈預我進退心常遊
塵壒嘆世遠心事將何俄一秩宋史上筆削不綱目痛矣
筆未絕天集何其促萬事不須說存沒吾無怍遙想舊岡
畔皎皎餘寒月寒月照潭心人去明如昨

無題吟

追思昨日遊事過意何長忽幻數十人一舡為醉鄉隨風
縱所如去去逆其方悠悠箇中樂豈但在詠觴暮投江上
村梨花來遠香歷歷囑諸勝茲遊永不忘

強次僉詠

調病取僧舍左右前後林盡伴風雲過夜對星月臨開窗

已成趣何勞杖屨尋不免時散步松崖或咨潯高者自爾
高深孰使之深日出知為陽日入知為陰老來百慮退不
復事哦吟隨遇理作所豈須分古今歸庵卧凝神太虛即
吾心呼僧酌一盃天和方瀟襟

江亭偶吟又次前韻

昨日下山來十步九顧林麓接隨外集著身便觸臨尚有
動中靜何曾別地尋勞朋旋出亭亭在江之潯俯仰看潑
潑為魚任高深吾人要自得何處無光陰僉賢慰老昏各
賦性情吟理固一顯微道豈有古今到我無心境方知天
地心無心自有主把酒復正襟

在元堂又步前韻

我堂如待我依籬四圍林江湖不變面郊野昔時臨景愛
手植松成行高倍尋我時杖或驢某丘與某濤眼極天地
大思入造化深詠歸蓴羹經萬變惟陽陰聖訓發天機百
繹仍沉吟此理而往古此理而來今身不出戶庭宇宙歸
吾心吟罷迎風月正好開幽襟

贈張上舍仲順 惇元

玉山吾上鄉仲順吾姓名生同一溪傍長同一山底既一
君我心寧分彼此體君迷我或牖我昧君或啓相期淡若
水不效甘似醴頃遭滔天禍風葉共離柢流漂幾異同大
倉遺兩米日望返古墟松楸依祖禰相隨其樹丘百憂盡
酒洗邪料從此日分作參與氐雖然丈夫別豈涵兒女涕

達人不拘俗胷中幾數蠹只有一言贈所貴遠詬謗赤路
風氣惡物怪生庭陛山逕既崎嶇陰林壓壠地豺狐窟蠱
穴磨牙横道蹊忠信與篤敬可以消羣詆此言君能守大
川當利濟

次古韻題張正甫乃範軒空

踈竹植軒前貞松擁宅後坐為此閒人托盟要永久壁上
節義字畫從　高皇手

送應一八京　時有免新之行

今汝此一行萬里登程初男子宇内事都自胷中儲東西
南北人如見汝庭除恭約此二字即汝所蓄畜臨遣贈丁
寧汝宜紳書諸

吳山感興

歇菴來辭院半旬有餘日雖狗鬧自隔江流恨塵物排擯何所對只有松與竹松留萬古趣竹是千年色閒爾何趣色使我心神別松與竹無語隨風聲更潔一般清意味那得吟形出哼孫奉肇魏聊竊肖宮話

贈申晉甫 悅道 朝京 并說

君子於道理見得透於德性養得完故所往無不通所遇無不安焉遠邇皆吾路也夷險皆吾地也難易皆吾事也直可以一視之耳顧自之者吾心當盡者吾義而已吾賢契仆 國使今有萬里之行衆莫不以蹈險涉海為相慰我獨以賀辭奉致

焉雖能靜者為能動能藏者為能發賢契之能靜能藏者雅矣今其能動能發之秋乎吾人參三才之中居五倫之間身繫偏方生不見　上國而終皆亦一長恨也作一生壯遊得天下大觀非丈夫志願乎若夫克賢奉　命臨機善應用塞使乎之望賁揚我　君相之忠貞則自有道焉忠信篤敬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賢契之所宿講者耶

生蟄海東偏仰天恒自攄心雖游宇宙所日止身前如今到耄齡撫躬堪索然聞公作朝天瞻望如神仙放舟超渤澥驅馬窮齊燕禮升天子庭進退共幅員逢接盡髦俊經

過幾山川遺範仰帝王餘風遡聖賢領得豈尋常預蓂歸詳傳

次獨樂堂壁上韻

白頭至紫玉融結方景奇秉賢至晦齋道脉正於斯如何終絶徼永作山河悲幸賴有著述約訓日星垂所樂自可尋不須杖屨隨

古梧吟

天地已衰歇古氣猶在梧幾年任風霜落日荒山隅鳥散人不來此時形益孤天和泄不得石上空自枯幸有秋風至隨分奏唐虞

和題不知巖韻

有形本無知不動又何之中含萬古趣不愠人不知無心是我心無為是我為一任知不知性性吾誰欺

適見朱晦庵別張南軒詩六句在晦庵年譜中以其韻次別鄭汝燮四象君燮四震兩友

男兒負荷大一身三乾坤道固今古恒性豈彝我論貽訓載方冊力學道斯存喜君厭枝葉一意向本根恨我住蘭鄉未獲從源源戮望顧默會臨別故不煩

反袂空連洏七言長篇

人而德曰聖獸而德曰麟其來其去與吉凶未嘗不與之相因君不見毛羣之長魯郊踣洙泗玄聖淚沾巾聖之生兮麟之出麟之斃兮聖之屹曰昔周道衰風雨春秋塵天

為壽吾道誕降頊頂人天時水土律而襲堯舜文武萃一身世界道大竟何容有手不可以經綸削迹又伐樹圍匡復厄陳匪兕匪虎率曠野空被野夫譏問津一自反魯後六籍日以新空言不若著之事遂從魯史扶彝倫夷夏復夷夏君臣得君臣天經地緯賴不豪舒慘吉凶參鬼神唐虞魏業筆削中位育能事方冊伸吾人有是事神功感氣氤應乎人之聖化以獸之仁道不行於世圖不出河鳳不臻道乃著於經一角從此胎鴻鈞噫噓嘻削代圍厄之困在聖躬麟亦致踣還遭迍當年宣聖獨知祥見踣那得不悲辛手撫目擊心慘惻其誰咎乎仰蒼旻麟乎爾何出當時天下數射席芳窟狐貌麟乎爾何出白雉不來兮問道

蔡出非其時邦得全奈此無祿當時民聖人悲如何抱靈
生不辰麟踣驗已窮已矣吾道墜哭顏餘淚更連洏慘然
天地失和春乏見踣兮祥麟死目盈淚兮聖人淪三五乾
坤不復回宇宙正氣難孤鳴素王功業此絶筆大聖深衷
開示真千載乃有紫陽翁獨抱遺經承得絶既絶絶筆又
感興前泣後感寧睦畛雖然否泰通塞理之常安得復見
苑囿遊麒麟

過欒可閭

吾人秉彝同受天豈有貴賤男女且所貴開發得其機非
昔不足今有餘我過一誓鳳溪村欒可實同治隱閭忠臣
碑側節女碑女無治隱焉取諸稟質元初必自異何幸又

隣君子居前朝注書我朝遜不義富貴視簒篡徵辟雖勤
謝不赴閉門不喜經俗車爲問何事守自苦不事二君其
義與聞言反身忽有覺人婦人臣道固如一身二天誠所
愧誓心不負吾性初良人一日被俘虜遂令隻影空守廬
蒼波萬里返無路有鴈難期傳帛書妾身於此何爲哉吉
子大義深省予失綱徒自歸廢綱在臣言子在女余此身
前頭只有死夜伴孤燈晝伴鋤一夕深夜四隣寂門外有
人來趦趄一呼再呼聲漸近云我來矣言猶徐諦聽果是
良人聲且喜且疑還自沮隔壁牽門遂大答一語一引三
欷歔聲雖十聲面未明未明不可輕接袪顧投讀家經與
夜以全枯腸鐵石儲明朝相見大陽下兩釋嫌疑方快舒

良人亦感女語奠不敢遽親天涯踈持心明白情不苟良
玉豈肯染泥淤一逢便是舊夫婦始得無愧吉子歟此義
實從治隱發曾聞至誠感豚魚性天既露自莫遏不是惡
聲與要譽國家旌閭並立碑男女準則皆此於過客寧得
不咨嗟洛日停驂為躊躇

別鄭君汝燮君燮

古人臨別必有言我亦何言今日別君眷立巖立千古巖
下溪流流不渴立者何以立不拔逝者何以逝不歇君從
此處理會得求之此學理亦活顏回欲罷不能處孔聖所
立卓爾域君歸若蒙誌此言雖有千山與萬水不礙精神
彼此一

山君答

大海非因一勺減泰山寧從片石飲吾身吾豈不自珍一嘯洞天空毛族霧隱雲變幾春秋蟄藏肯同蟄底蟆一出聊為施爪牙非要拾蝦資口腹世不容我我河傷歸來依舊千層嶽隆元雄吻自磊落傍羣絶勿輕誚責君不見魯郊牛羊盛壯長群麟亦或非時出

昔我乙未秋除授報恩丙申春棄官而歸門兄元舉依此篇以譏我此未必知我意也而其詞麗其義好余讀而味之且感其寓戒之深受而藏諸草囊中余今春又自義城歸旅寓於一舍之餘村偶搜囊中忽有小紙拖出披閱諦視之乃此詩也惜其紙虫蠹中久殘殆盡

至其首一句已亡其十二字只有句末無缺二字可見第二句中此物下二字亦穿失其餘句縱皆得而尋察之余恐全沒其篇遂傳寫之又思其篇頭所亡之辭而不可記得則輒以己意補諸無缺二字上十二字及第二句此物下二字然後篇得以完矣嗚呼詩作於報恩之歸而中間滯在於囊中幸不見失於囊儲出入之際今日殘缺一小餘紙便見於無心中不搜索而自出又適是歸自義城之日則是篇之出殺若有不偶然者余不能無感焉傳寫訖題其篇曰山君行仍追步其韻遂以山君答題之而並書于左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擬辭義城縣令疏 癸卯秋具草不上

臣以愚陋無狀蒙被 恩命前後非止一再而身抱積病曾不得應 命奔走於百執事之末者亦已屢矣今承新命自惟身疾幸不至於不能運動故既赴 闕下肅謝已訖則臣之不才無用多病可棄之實狀安敢不自陳於 天地父母之下乎此非臣虛費辭說自為謙讓之跡者也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少事舉業晚暮無成只是鄉曲中一俗儒耳初為有司謬薦登姓名於仕籍中間又誤參於才堪守令之選遂被超擢六品旋 除報恩縣監臣雖

至愚亦有一端蚤惡之心豈不知非才而冒才壞之名爲可恥也亦有耳目豈不聞物議之以爲嗤笑哉適以其時賊在南陲　國家擔攘則微小之臣不容以區區恥闕仰煩於籲　天遂憫嘿之任而庸拙當事難保無敗在縣不數月而百事皆失頭緒外無以應上司之指揮內無以致境民之輯安加之以身疾疊作勢不可以支吾二三本道不許罷黜遂不得已狼狽自退而論以棄官拿就　王徵罪出自犯實安誅戮而即蒙　特恩貸以不問微臣之不死以至于今日者實我　殿下天地再生之至賜也然其不才無用多之病可棄之實狀則已可知矣而數年以來恩命稠疊經書校正時以郎聽被拔不學無見之實不暇

自明而癃廢肢體莫效奔　謝至於三承　召旨然後始就而在局三日舊疾復作連　除工刑下郎皆不得出謝病久不差退還鄉野而校局　恩賞之日臣又例與於兒馬之賜曾以三日之參校得與例賞之加則不但臣心既自慙悸靡措亦豈非同僚之共恥乎此雖細事其係亦大既曰賞矣則不可加於無功之臣矣此豈爲趨事者之勸哉臣之罪於此尤大而賞焉之　命纔下又　除爲龍潭縣監前疾連綿又不能赴而今日又有此　命則不知臣有何勞可酬有何長可取而蒙　恩連疊一至於此乎其爲不才無用則已驗於前矣其爲忘　恩積罪則已不可掩矣然則可爵乎可罪乎臣恐僥倖欺罔之習自臣而

益張　國家爵賞之濫自臣而愈甚也況臣年纔五十衰敗異常雖以無事之時不可得以供職況此時何等時也而乃冒專城之任以敗一縣之事哉伏願　聖明許收成命移授可堪之人以重爵賞之施以防僥倖之習則盛朝幸甚微臣幸甚

辭持平疏　癸亥五月

伏以臣於前月十五日伏受　召旨乃其月初六日所下也又於二十二日伏受　除授司憲府持平　教旨與召旨乃其月十三日四日所下也臣以老敗癃甚不得趨蹌之意即皆訴懇于本道觀察使請得　啓達矣而方深惶懼莫容喘息矣又於本月初三日復受　申召之旨乃

亦前月十四日所下也於其浹旬之內三有　召命續到
蓬蓽此豈窮野一微臣之所可承當者哉感激之至驚駭
之極却食忘寢有不得以自定者連日連夜矣臣雖無狀
亦非木石豈不知趨造　肅謝之為義哉猶且不可得以
行進則顧此憫迫之情安可不陳于　天地父母之下乎
臣伏見初下之　旨曰聞爾學行言論足為士子師範
申　召之旨曰國家若不崇信儒道何以為國止共議國
事臣於此益不自勝其震越慚愧措身無所也是乃　殿
下聞之失實召非其人而臣則身在山野已歟　殿下也
臣請省其致歟之由焉臣氣質凡庸無他技能故惟其所
事者殘篇破冊之中則人或目之以儒者遂疑其有一分

可取之長故以至致誤于　聖聰而即有此今日之命也顧臣學問孤陋無博通之業見識粗淺無精詣之術心未嘗有體驗之功身未嘗有踐履之實則其果能有得於儒道為士子師範而獲副　聖教之萬一乎臣在　先王宣廟朝亦以謬薦暫出者三旋皆狼狽而退自是以後守分林巷無復有意於世矣今臣年馬之齒已七十矣臣自少受病頭風老而轉甚毒氣流注於耳目自數歲之前聽莫聞低聲視不見大字精神又從而耗昏隨事旋忘纔得輒失其於鄉里間下小人事應接常患於顛錯況可蒞列於百執事之後而夙夜于趨走進退之間乎無少裨益徒積玷累則不但臣身之顛倒豈不為　明時之羞也哉形

貌醜敗步趨蹇鈍決不可得近於 階墀之下也方今
天地再位日月重明綱舉目張萬化維新則一政一令一
用一舍必皆當於理而合於道然後乃可以達中建極物
情斯洽鬼神福祐戎蠻讋伏矣今以臣之無用衰朽人所
共知者而授之以不堪之職 召之以駕轎之 寵則必
爲瞻聆之齊恠而四方或窺爵 命之不重也其於不似
之譏非分之恥何哉禮經有七十致仕之式蓋恒人精力
到七十則耗矣更不可以堪事故聖人許以致仕焉如臣
精力本不及恒人而疾病又有甚焉則其能以古人致仕
之年今反爲賤臣就仕之日乎此非臣矯情僞託之言也
臣之情勢力量實自如是也臣伏願亟收臣除授職 命

擾以可擾之人使旨荒垂死之臣得安丘園則亦無非
聖上生生化化物各付物之一端也臣不勝瞻天悚慄
伏地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又　癸亥九月

伏以方今聖人既作萬物咸覩之日舉吾東四境無貴
賤巨細凡有血氣莫不歡慶而臣則屢被恩命尚稽一
謝身雖羸瘠豈安寢食從失分義惶俟罪譴乃於前月初
六日復下敎旨除以司憲府持平其八日仍下召旨
府吏奉持來授臣一驚一感且懼且懼焉其在一夏欽之
內蒙除職者三承召旨者六況是分外寵眷及加
於當罪之臣則區區今日之義雖至萬死莫可自惜必須

致身　闕下獲伸　肅謝之拜然後仍陳不可供職之實
皆爲或近於道理也遂敢作意振氣強疾登途不計顛沛
惟思前進而雖樓三日纔至善山即於夜半遽覺神魂亮
亂如在風濤蕩漾之中不得自定掩目達宵日晚始舉頭
面則眼界回轉平地傾側欲坐莫坐欲立莫立遂還頹伏
莫省人事至翌朝始得稍有省知此乃臣之宿患風眩之
疾而無於冒風勞身則發作者也豈意遽作於此行舉趾
之初乎臣之老敗癃廢之狀須既疏陳其槩矣蓋人之受
氣固有不齊盛衰隨而不同受氣有餘者雖過衰齡而不
甚衰故能保恒人知覺能做恒人事爲焉受氣不足者未
及衰齡而已自衰耆故知覺茫昧云爲顛錯臣則所謂受

氣不足之甚者也自五六十歲之前知思力量已大耗矣亂雜積困以來百疾交作精神頓荒須刻之間十憶十忘方思甲者之名謀舉乙者之名方念右邊之事猶認左邊之事此可得處於人而做其當做乎又不得久坐坐移時則委頓莫支不得久立立移時則顛仆莫起至於視聽言語之際稍過其節則神氣昏亂精液竭乏此真元已去之驗也百疾之中頭風之作崇者爲最故注而爲眼目之疾激而爲痰運之證又故今夏積雨陰濕之日冒傷愈甚兩目赤爛恒閉不開慶斷私應接者數月矣茲於 新命之下感 恩畏義不敢坐安丘壑黽勉作行而固慶其疾勢力分或不克達至今果在路一兩日舊證徑發此豈偶然

觸傷而作焉者乎耗瘠垂盡之氣力不動輒萎理固當如
是也館舍平穩之所猶不能著身自安況堪於崎嶇跋涉
千里路乎又況得致賤軀於 法庭嚴墀之下乎遂不獲
已停伏路傍敢將狼狽顛頓之狀借手陳述焉伏願 聖
明特垂憐察使瀕死之臣得終其山野之分則臣之蒙
被 恩容又如何哉此蓋臣之庸陋無分於得近 殿陛
一仰 天日之光也臣於此亦不自抑其惶惶焉臣不勝
瞻 辰望 極隕越兢悸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掌令疏癸亥閏十月

伏以臣伏覩前月二十二日所下有 旨繼又伏覩二十
三日再下有 旨乃皆 命臣以調理之事也而 溫

論丁寧　恩光盈溢臣於此感激罔極惶悸轉深其將何以仰塞　至眷也哉臣奉讀　上旨內之辭有曰前之去就必有其意臣孟覺其措躬無所也臣之莫克奔謝者豈果爲有意者哉臣是何物在　天地父母之下敢自有其意而爲之不就也哉且其所意者何意也臣往在　宣廟朝已嘗仕焉則本非不仕者也而今　聖上撥亂反正立旋乾轉坤之功扶綱植紀有光前啟後之業方且勵志純誠大圖將來之亨泰必欲拯民庶於塗炭羣　國家於盤石則凡有片善者莫不思效其善有一藝者莫不思效其藝臣獨何心敢有意於不就哉只自是毫釐差到甚欲就而不能故也臣之自揣以爲誠若不自量已擬冒一進則其昏

荒取敗必矣無舊學可以仰備　顧問無精神可以補拾
闕遺無筋力可以供職助事聽莫能分人言語視莫能
察人容色爲瞽爲聾如土如木問東答西指白爲黑者作
何等人狀而可近階墀之側乎況又　除授之職非臣
所當府以司憲爲名責在振舉綱維如非風力强勁義氣
峻厲者不宜處其職也豈駑劣老昏者所可備員哉用衰
朽之人置風憲之地臣恐未就其職而先墜邦憲自臣始
也自知其身不合是職而貪榮冒爵不知其守分之安則
又豈不是忘廉忘恥終陷不職之罪也然則屢　命不就
固爲惶懼而一就之後顛倒狼狽爲尤惶懼此臣之所大
懼也臣不但有心神昏運頭面流注之病又有不可陳達

之醫疾積至於痼身在冬俱劇雖於 君父之前不敢言
時日之方寒途路之阻遠而疾病錮身憫迫情勢顧何得
以不陳哉臣之難進之勢其情則實如此矣而 殿下遂
疑臣或有所區區自守而爲不出焉故遂至於續下 恩
旨而不置之也臣又知一致身於 明庭十日之地彈露
其膚陋疵敗之狀而自 上亦釋然果知其無所用焉則
必無復 異恩之誤及矣臣待或劇疾少間纔命尚近則
必復匍匐前進仰伸一謝而後退歸者此臣之計也伏願
命還本職以全公道俾遂私分豈不幸甚矣哉臣不勝
怔營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又 甲子三月六日

伏以臣老瘠既甚全無人事之實狀去歲 召命之下果已陳達矣臣之此來即以 國家無前之變出於 聖明之時至於 宗社遷動 大駕播越則臣雖無死尚有續命心驚骨痛不敢以瘠廢而自安寢食於家忘疾作行益向 大駕行駐之所而中路又聞賊已殲於京都掃清大駕已發還都之行則臣喜慰之中餘憤猶激須到 都下獲知 宗社還安 聖體休和然後退歸者臣之計也道路重傷宿疾俱劇且顛且行仆滯途傷者纍焉積日在路僅乃始達又於意外 恩命遽下臣之皇感豈得自容臣固知終不得供職而敢進 闕下仰伸 肅謝之拜者蓋臣區區情事或以此而得少伸也旋被 異眷特賜

引見溫教丁寧臣以山野庸陋得於未死之前親覩天日之光其為隆恩至渥何以為報哉篇仰 殿下憂勞之意警惕之誠流溢於辭氣之間微臣感激退而益極矣臣如有筋力可以從職事之末效絲毫之勞臣於此時豈敢以退歸為意哉顧以臣之耗敗曾漸決不得以供職服役殘陋醜又不可以齒列朝端今則都人大小皆見其無可用矣臣之疾勢增甚未克隨行而大府諸官俱在被論之中當日有奉 承傳事 命牌下來而病不能進尤為惶悚方亦待罪伏願 聖明命削臣職俾終素分棄世臣不勝隕越懇誓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執義號甲子三月十日

伏以人臣之仕於朝者雖不能有大補益猶能隨其力分之所及以備一職之任然後食君之食衣君之衣而其心安焉不然不可一日帶職名而淹留也臣不但耄昏既極筋力已乏其於多疾之中目疾最劇凡所看見必借人目則此豈可以隨行供職乎況此多事之日虛帶臺官之名病伏莫出久貽瞻闕臣之負罪此亦大矣而又蒙陞授亞長之職呻痛之中惶憫无極方以前職之未供為懼而反陞於不稱之職則非分極矣豈臣所得容身於其手臣之當去決矣撲之事理其勢固不可留則區區之誠其將何以塞罪召之隆恩報其數之一能着就百思前頭無路報效則臣之情事於是乎益蹙茲欲進一說而歸焉

國家既經賊變臣當以去賊止寇之道言之臣竊思之
朝廷如有泰山之重　國家若有盤石之安則寇賊安得
為寇賊於其下哉寇賊之為寇賊雖其惡也而所以招之
致之者上必有失政也政失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天
心不孚人心不服而愁怨起天心不孚而災異作然後乘時
逆之徒始敢輕　朝廷侮　國家遂生覬覦之心而逞其
凶惡焉此非失政之招乎方今　聖明在上憂勤勵精而
以革亂政而去弊習用群賢而求治道者非不至也非不
盡也則宜乎人心服而愁怨絕天心孚而災異弭雖有大
奸巨蠹自不得肆其猖逆也而上年以來再三告變之餘
終乃有無前之賊禍極滔天則其為　宗社之辱臣民之

憤當何以洗滌之哉臣竊恐必有其致之之由盍思所以
改舊圖新之道乎臣以為去賊之本在於修德止寇之要
在於安民德修而賊自不出民安而寇自不起此言最當
人所恒談固非奇特底事也而此外無他道理也修德安
民之道不在高遠只在易簡而已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矣蓋天下之道必須易簡然後理得而事順矣以
今日言之尚恭儉而節浮華敦德化而省刑殺務簡靜而
止煩擾豈非其為敝之要哉夫浮華之習非但有害於教
化風俗實天地之所不祐鬼神之所大惡也生民之困作
禍之崇皆出於此此不可不深戒也省刑殺者非謂不用
誅律也謂刑其當刑誅其可誅而已止煩擾者非謂全無

事為也謂事其當事為其可為而已惟其所尚者在恭儉則浮華自息矣所敦者在不德化則刑罰自無不中所務者在簡靜則事為自無不約也此皆在行之篤實而窮闡敵賊之日將士有必死之心天地有助順之應故越二道長驅之賊一朝而蕩盡之此不惟 列聖之威靈有以默佑之實亦 殿下之誠心有以感動之也此可以見人心天意以 殿下一心之誠而可回之也臣願自是以後上下大小各自奮勵一心盡誠絕去私意恢張公道以義制事以德出政則紀綱以立 朝廷以重人心何患不服天心何患不孚乎夫如是則雖有百萬千明璋其敢有侮天之計乎臣以為能祈天永命當於此俾倘根不絕亦始

於此　朝廷若懲既經之變痛革舊習一新德政則禍根斯絶　國家永無憂矣如或弛戒於一适之除不作新心猶存舊習則禍根乍能絶乎其機只在　殿下之一心耳伏願　殿下躬先自新立心以誠則一誠之中百為皆道萬物皆所其驗廣且大矣　殿下聖質之美臣在山野固已聞知而瞻戴之矣日者猥蒙　引見臣雖不得仰覩天顏伏聽於　聲音辭氣之間獲想其無非至德之發矣伏願終始一德加勉日躋丕享無疆之休臣犬馬之齒已踰七十疾病已痼歸後再來不得自必敢陳通言豈敢以所言為足以有補哉只自致微懇而已臣又有一悃焉司宰監以　傳教送饌物且聞他司亦將有粮資之送此乃

殿下垂念臣遠來僑寄無以資留故特有此　異渥也
臣固知天地父母之洪慈誠無所不至矣顧臣身不得留
仕而敢受科外之　賜豈其可安乎既來饌物司人置之
而去臣未及辭矣如果有　賜粮之　命請　命停止俾
安微臣病退之心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懇迫之至謹疎
死以　聞

又　甲子三月二十日

伏以臣伏蒙　聖慈再命遣醫劑　賜當藥及臣三呈乞
改　命加給由　覆載洪恩雨露深渥臣何以當承荒惶
懷感激固知所以圖報也顧臣目疾非如肢體間不意之
蹉也又非偶然觸感之作也乃發於臟腑之積傷為根不

淺見歌無期尚今眶眥爛合赤醫掩白自不忍苦人不忍
視對人不辨面目出路不分高低動須人牽看必借眼又
自數日前頭疼脊脊等疾并作俱劇心神潰亂坐立傾顛
莫克自定此皆濕疾內結鬱熱上攻之致也證非一端發
作相仍其決不可供職之實狀見者孰不以為果然臣
帶此職名迨將浹月矣言論重地多事此時一日闕員猶
非憲體況至浹月之久乎臣疾日加臣罪日積日加之疾
決不易差日積之罪終為難宥 聖上特垂優容府僚未
遽譴斥而臣尚有未死之知覺豈敢復自安於此乎臣
晝夜憂惶以此而病益重焉山野庸陋豈合序列於臺府
瀆死毫釐豈宜奔走於卯酉不稱不似自愧人笑況有此

不忍視之醜疾不可治之痼證則人雖不言自何得忘恥而不退哉此臣冒瀆 天地籲呼 父母每以此懇迫致訴而莫之已也伏願 聖明察臣之情憐臣之懇亟 命鐫去本職俾不至難宥之罪移授得人以嚴法司之體不勝垂意臣無任兢慄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工曹參議疏甲子三月二十二日

伏以爵秩之加不以賢能則必以功勞者有國之常典也蓋九等之品百官之設亦莫非天位天職也必須以可居者居之可任者任之然後爵稱而器當矣不然非所以天其位天其職也其可以輕之乎設若非賢非能無功無勞而或加於不當加之人則豈朝廷重位職惜名器之義哉

臣於病伏之中又蒙　特旨超陞通政之職臣驚駭震惶
莫能自定焉臣固以庸愚老憊甚矣精神已耗筋力已乏
決無可用之實狀不但人之一見者無不知之臣竊料
殿下亦已垂察而哀憐之矣況臣非有服役之功也非有
履歷之勞也而承此　異數之遝及則豈惟微臣之慙懼
不自容舉人之聽之者亦莫不疑怪也方今　朝廷以邑
駕之勞滅賊之功有加資陞秩之政矣褒奬不以實勞
實功而承受賞典則公義當矣其心安矣孰有一人無功
勞而冒濫者乎如臣則來自山野病縮　都城之下空帶
職名未有出仕之日積當仆之罪無可記之勞反被　隆
恩超資越品至忝冬官之職大不近似矣臣之惶懼不足

言　聖朝名器之輕其不為見侮於當時貽譏於後世乎
伏願　聖明還收既下之　命以杜僥倖之門不勝幸甚
臣無任懇祝震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又　甲子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臣於科外　忌命實難承當籲乞　還收未蒙　允
許臣之憫迫何所措躬茲不獲已遂敢再瀆　天聽焉臣
反覆自思憂懼轉深夫朝廷爵賞豈可苟哉賞必加於功
勞爵必命於才德功勞而必賞者所以不忘其既往也才
德而必爵者所以冀效於將來也臣之今日超陞之職求
之典式當何擬哉臣老於山野虛過一生則謂之有既往
可酬之勞孚老癃既極精力已盡則謂之有將來可冀之

用乎無微勞於既往無可責於將來則淹留下僚亦所不可而　異數特及焉　朝廷之[illegible]之者何道微臣之受之者何義傷於道害於義其機所係亦豈小哉瞻聆之悟誘也宜矣臣之所以憫迫者此也易曰天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其在常道當盈而盈者猶非天地神人之所喜況此不合之爵無勞之賞非分之榮乎臣尚有未死之知覺未泯之廉恥其何敢冒受而不辭乎臣伏見聖批有大用之　教臣尤極驚惶焉　殿下此語豈可施於耗氓濱死之臣者哉臣恐世之識者或以此致疑於殿下之出言不自重也又恐真有當大用之才德者其亦輕　誤恩而重其出也臣不避煩瀆之罪冒陳至此期

於必辭者不獨爲臣身自謀而已竊爲朝廷慮者實深且大矣伏願聖明亟下還收之命以嚴爵賞之典公道幸甚私義幸甚臣不勝悚悸懇悃之至謹昧死以聞

又　甲子四月十三日

伏以臣三入禁下郎承溫敎無以留仕丁寧下諭垂念僑泊之艱賜以衣資粮饌垂念疾病之纏賜以醫藥療治疏陳懇懇則龍答優容狀許乞改則給由至加學令未供職而陞授執義執義未供職而超授本職惟其殊渥異數皆非本分所得以承當者臣是何人蒙被隆眷極於此乎含恩感激撫躬慙悚糜身粉骨誠所甘心矣臣非木石亦豈無犬馬之戀乎第臣既以呈病

為干進之階以不供職為陞遷之路此乃鄙夫衒名驟售之為也心雖不然跡可逃乎其為玷累　恩命忝厚名器罪已大矣復敢帶職不供彷徨遲滯以重其罪哉　臣非但舊疾日加又自遁日下部左遣牽引酸痛步履硬礙醫云此為中風之兆迨其未發之前得歸鄉里　臣之幸也　臣之決去之勢實自如此直情徑行固知其極所惶惶而迫於情勢不得不歸　臣初聞　國變而來既來獲覲　宗社再安百度如舊　聖上之勵精益篤迓臣之獻猷咸盡又得覩　元子英秀講廳皆賢此無非　國家無疆之福也　臣何幸抱痛而來見慶而歸哉　臣雖歸在山野豈得須臾忘　聖恩哉沐　天地雨露之澤被　父母如傷之保日祝

岡陵之壽歲祈年豐之祥此區在野之分頒而時或有村
間間見聞或有千慮中一得則隨當剴瀝肝血輒即封疏
轉達者其亦區區效誠之地也伏覩 聖慈諭臣病退之
勢辭臣老之廢之寵置之為 大化中饑壤之徒不勝幸甚
臣 蓬雪顛倒而退難致 闕下之辭臨行情激無任瞻
天望 極感戴兢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又 甲子四月十四日

伏以 臣昨上乞歸之疏未待 聖批之下而徑出於路者
固以羅斷之勢決不可以復有人事也曳戴作行繼渡漢
江而 牌命追至 臣猶病不克進則本曹郎官又承 命
宣諭于路間此豈尋常曾有之 異數梵繼又伏見 批

疏之辭優容弘大詞肯懇惻臣奉讀三復感淚自下也一
微臣之去直是九牛一毛之亡焉耳夫安有所係之緊而
殿下之垂念至此則是乃 天地之不遺物也 父母
之無棄子也 至德隆恩固無窮已臣如有餘力可以還
詣則不惟仰塞 殿下之深眷臣亦復得以一仰 天顏
獲承 聖教而歸臣當死無餘恨其為私幸如何也第臣
損傷既積真元垂竭出路未半日而百疾交劇昏眩顛倒
在道如是何敢冒趨于 王階之下哉又自夜間腹部疼
淫之疾遽作朝來絞痛難忍似不可以支吾者此臣欲進
而莫能進者也臣不待 批而徑出一罪也 牌不進二
罪也 宣諭又及而又不進三罪也一出路而負此三罪

臣之於此何得以自容哉臣顛伏道傍回首雲天不勝瞻
悸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又　甲子七月十日

伏以臣之退歸已逾時矣臣以老羸垂死之身獲保道路
還到丘園九所以一宿一食一喘息之能安實莫非　聖
恩之賜也其在宿食喘息之頃亦何得自弛其感戴之誠
乎夫焉之戀郵此蓋坊而奈此窮衰極耗靡有餘力亦由
圖報何哉顧既得遂其山野本分則自可優游以待盡矣
第聞臣頃所除授之職臣歸之後至今未出其代是則臣
身雖退山野臣名尚在職中臣又豈勝其惶懍之最哉當
臣之決歸也迫於老病之甚自慮顛仆必在朝夕不暇顧

仕退之規例未及承遞改之　恩命徑先出路則此臣實
乃負罪之歸耳非若受由暫休之比也臣竊料臣之奉職
必即移授矣豈意臣名猶未鐫去遂貽曠闕於數月之久
乎職未　命遞身先徑退者雖其癃荒顛倒罔察事體之
為也而遣規捐例忘分失義之罪在所不逭也明矣特以
聖度矜恩憐老　盛朝含垢藏疾故　嚴譴未之及焉
是誠　天地之大也　父母之慈也區區一端感泣之情
吹尤豈得以遠外癃昏而自敢須臾已哉然其　譴罰之
未加既恐有違於常憲況其職名之仍存又有以益其罪
乎是於負罪之中尤不得以自容者也茲不得不為之陳
冒焉臣伏願　聖明亟命代差以終　慈恤之恩臣不勝

聽　天聖　極伏地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吏曹參議疏甲子十月二十五日

伏以臣素被意外　恩命再奉　召旨而尚不得為趨就計者不是矯情偽辭節邊虛讓之為耳又非所以顧慮廉恥揆度道理揣分量力知其不堪而為之退伏者耳蓋二者情雖不同猶皆有人事者之事也今臣則漸昏並極全無人事矣而又方有劇疾纏身其勢莫如之何也已臣前春之致身　闕下也直緣驚憤　國變竭氣盡力扶曳往返則老羸一動損傷已多及初退歸之後似未有新作之疾而自驗精力日覺加耗月見頹敗積至於今都失舊常以今日比諸春時則半歲之間亦似二人矣心神既荒知

覺盡變如醉如夢如瞽如聾罔思罔慮意前失後欲自收拾旋即惰然逢人不記姓名遇事茫昧頭緒至於村閭閭些細凡冗并皆斷絕自是塊然皮殼之徒存則將此一偶人之狀豈可以奉職夙夜乎　朝端乎又自秋末舊患頭風之疾復劇眩暈又從而甚焉兩疾交作則頭骨如碎視聽莫定晝不開眼夜不接眠號苦呻痛連累日夕得汗暫歇舉頭復發入冬以來愈數愈苦故社穴塞竇不窺天日者今五十餘日矣設若身疾不至此劇終雖決不可以供職亦當自圖必行趨詣　肅謝然後仍得陳乞辭歸復如前日之進退焉則於臣分義少得自安也而見今疾勢實難動得茲莫獲已敢有此瀆迫之陳焉至於大義所係本

職　除授本不合老臣蹇鈍之人大為　公朝失政者則
今不暇陳矣伏願　聖慈矜察其未白之情　許遞其
除授之職以重任官之體以遂臣死之願公道幸甚參義
幸甚臣雖退伏山野惟其戴　天拱　極之微誠實未敢
須臾自已焉者而勢窮至此遂不免辜負　恩德臣之此
日情事豈但惶懼而已亦不自抑其感慨鬱悒焉臣方病
疏懇辭不達意尤不勝震懼隕越之至謹疏死以聞

辭同副承旨疏乙丑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臣疊承　召命荒惶感激老蹇雖甚不敢復言又聞
近有逆變之告尤所驚慮不計顛沛扶曳作行登程翌日
馬仆泥路轉身起動之際腰背見傷旋復載行猶不停止

及其經宿便覺酸苦且呻且行纔到善山府痛變轉甚舊證眩運從而發作肢體拘戾神氣昏亂其狀狼狽之勢決不可以前進臣之惘迫蒼黃到此罔以自措焉臣之賤疾癃陋之狀前後陳達已悉矣比在秋初誤用鄉醫之言鍼灸連旬由其刺熨既違其方調理又失其宜不見寸效氣血大敗前月　恩旨之下莫得趨謝者此也既以積損窮虛之餘值此傾墜驚頓之傷昔疾新患相乘互劇自揣其勢必非一旬朔可得以攝安也此望長吁隕越而已臣本以失學無成積疾垂死之人猥被　聖明隆眷拔擢至出非分雖在窮巷之遠病廢之中豈得須臾忘　天地父母之　恩哉常自念未死之前一造　階墀之下復仰　日

月之光暫伸螻蟻之悃者宿矣今日力疾就道者亦要以遂此宿願矣不幸有此意外之顛仆而莫之遂焉則臣之情事其又如何哉臣或得不盡於三冬之內少延絲縷之命則待得春生溫發甫圖進一望　天闕而歸死死亦可得以瞑目矣伏願　聖慈特賜矜憐　許改本職　授以其人千萬幸甚臣委伏路畔無任瞻　天望　極惶懼

悃迫之至謹疏死以　聞

辭刑曹參判疏　丙寅四月二十二日

伏以臣病伏窮巷初聞　殿下還至蒲方在罔極之中臣雖甚老癃心不得自安於寢食邀恩甫圖致身　都下獲知　聖衷稍定　聖候稍平然後退歸而臣舊疾新痾互

作交劇戒行未發遲延日月乃於意外　恩命遽及　召
旨繼下臣驚惶感激若不自容固知所加之秩所授之爵
實非耄昏癃敗廢斷人事者之所得承當而顧惟此時
恩召特出於憂遑之日則區區情分決不可以坐辭始敢
不計顛仆扶曳作行在路凡十有餘日而得達既　肅謝
闕下則犬馬之忱於此少得以伸伸矣此外他復何願
哉第念非分之秩不合之職仍在身上安得不顧號而陳
乞哉臣竊以為朝家爵命誠不可以不重也夫既工曰天
工職曰天職則名器之重莫是若也其何可以輕一貫一
級授以不當授之人哉臣蠢過一生既無微勞於往前謝
昏垂死無復期待於將來三品之陛人皆惟訝況此二品

之爵乎名器之輕爵秩之濫不在盛世而必在於季世
國家一自兵亂以後腰金戴玉者不知其幾何而朝廷
日輕衆官不職蓋未必不由於此也臣不獨為臣身慚懼
實為國家深憂焉且凡除授不由銓擧而出於特
命此非命職之恒式所命果其當命之人猶有嫌於公道
況如臣之垂死無用者猥被科外之恩命人孰不怪之
臣亦得以敢安於冒受乎臣既謝召命之恩茲敢自列
其職名之冒帶伏願睿明並察公道私情還收成命焉
臣又蒙聖慈以臣遠來囊橐之空特垂恩念既命
米饌之給又命夏等之常祿焉天地父母之鴻霈其
何得以際涯哉特賜米饌已自咨司輸給矣若常祿則

臣氣力精神耗盡無餘萬無供職之路豈得不事其事徒食常祿而爲安心乎亦乞 成命是叔焉臣不勝兢惶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大司憲疏 丙寅四月二十二日

伏以臣昨日以耄昏癃敗莫得承當職 命之義自列籲號而乃復有充不可承當之 命焉尋常之職尚不得承當況此職乎臣伏料 殿下豈不知臣之實情其果無承當職事之理哉此特 聖上姑試加之以觀臣之所以應之者何如耳臣又伏讀 聖批之教亦莫非 聖慈優容誘勉之盛意也而臣之不得承當之義又深一節矣臣何敢復貴辭說以瀆撓哉惟當伏地潛禱恭俟 息遞之命

歲必下矣臣竊思今日即何等時節也 禮葬已迫 詔
使當到凡百事務雲興林集之際何可一日缺耳目之官
乎以臣虛被 恩除之故滯曠重地臣之罪自此刻大而
時積矣豈容遑息於頻史乎臣自路上眼疾日苦今則兩
目爛合不開精神益逆辭不能達意不勝惶悸懇迫之至
謹昧死以 聞

又 丙寅四月 十三日

伏以臣連隙憫迫乞 收職 命此非矯情偽託隨例歸
邊之為也而本蒙 恩遣 批以勿辭臣非不知當此
憂遑之日累煩極所求安而情勢懇迫不得不復 籲焉
臣氣力竭竭精神耗失固是難仕之大目而凡其陋疾醜

證之在身者不敢瀆悉至於衆所共見莫應人事者下部無力十步之間三四顛躓傾耳而聽不聞高聲之言語兩目爛瞀不辨相對之面目昏睡終日不能收拾以此而其得奔趨臺閣齒列班行槐聽論議於公座乎就職供事決非所能而闕 命爾謝之拜尚不及時此則違慢不恭之罪已重於未出之前其何得以虛帶職名能安一日乎伏願 聖慈特賜辭察許還本職大以全臺憲之體面小以得免微臣狼狽之譴公道幸甚私分幸甚臣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又 丙寅五月二日

伏以臣猥被不敢當之職 命敢將懇迫情悃疏陳既三

狀呈又三牆未蒙　恩遞特加給由臣之罔措復如何哉
臣身雖垂死未死之知覺小有存者無伏讀　聖批感激
悚汗若不自容矣而感激之中惶懼意深者臣之空疎毫
敗已無人事之狀人所共見共知而　殿下誤垂隆眷優
容獎勉至於此極其就以爲近似乎哉臣若冒受職命
敢欲承當其所不可承當則終必重累　聖明也明矣臣
實憫焉今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三矣古人以七十爲致仕
之限者人到其時節則氣血衰薄精神耗減雖本聰明有
力量者其於事務應措之際思慮不能周筋力不能及居
官守職有損無益故必令致之而退焉況臣受氣虛弱衰
敗最先於人百疾又從而痼之其在村巷亦既斷事棄業

扶視廢聽塊然自同於土木不得齒行於齊民者久矣今日上來亦非為從仕計也惟以 殿下在至痛之中臨禮葬之期而 召旨遽下於此時臣不敢自頑於無動祗思趨謝于 闕下旋乞鐫改職秩而即歸是臣之願也非固有意於供職也出路以後耳目之疾日以俱劇不聞人語不辨人面今在僑泊之地亦必杜閉牖戶不交風日晝夜藏伏呻痛昏睡以此不獲趨謝 恩命言事重地以致逾旬之曠臣之罪已不輕矣當不免斥罰之典況其顛仆之勢尚未有出拜之期乎伏願 聖慈的賜憐察亟下遞改之 命臣不勝兢惶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又 丙寅五月四日

伏以臣本職　除授今將年月尚未　肅謝　恩命其罪一也憂遑之日累煩陳讀私懇其罪二也以致本府久不備員其罪三也知其為罪也而陳乞之籲茲不敢自已者凡此三罪皆係於臣身而已矣若以此昏荒癃廢之甚冒受非分之職忝居非據之地墜失職業取敗顛錯以負聖明以免　清朝則為罪之大其如何哉此臣之反覆陳祈期於必改者誠不得不爾也臣伏覩　聖批以不仕無義為　教臣之惶懼於此益深焉臣固非不知此義也亦未嘗不仕也顧今精神氣力耗敗俱盡耳目四肢無一不病跬步之間動必顛躓翰墨之用每借人手傍人有言而莫能聞文書當前而莫能視如是而可以處臺府應職事

乎臣恐不但無得於義而反失其義也方今　禮葬已迫
詔使當臨百司皆當各備僚員以待事也而臣虛掛職
名於本府謝　恩猶未能焉供職其可得乎臣之罪日積
而臣之疾日加此非臣虛辭偽託之言也伏願　聖慈燭
察微臣之情勢　溲下鐫改之　命焉臣不勝兢慄懇迫
之至謹昧死以　聞

又　丙寅五月七日

伏以臣老病深重決不可仕之實狀前後陳達不爲不悉
矣誠未格　天言歸處託　除授猶存　聖批愈峻至以
臣爲遺於遺忘君臣之義臣感激惶恐意窮情迫不敢復
有辭說今茲力疾來謝矣第念稽謝　恩命至於半月之

後則大違規例迹涉乖慢名忝法司之職身失正始之道此何可一日冒居於府僚之列乎況今　國家有　禮奠迎　詔重禮連仍則府職當察之事非可一二計也而如臣之耳不能聞人言語目不能視別文字者豈合尸居備員曠職度日哉此皆臣莫容苟冒當在必斥者也今既肅謝不敢就職遂敢自劾而退焉伏願　聖明察微臣顛沛之懼重　邦憲緊大之任　特簡承當之人俾盡匡補之責公義幸甚私分幸甚臣不勝惶懼懇禱之至謹昧死以聞

一　告歸進言疏　丙寅五月二十七日

伏以臣盡氣竭力扶耄曳癃爲此一番上來者以　召命

出於哀痛之中必欲謝伸微悃而歸也如今 禮葬事訖
聖下無慮之誠致得盡矣罔極之痛有以伸矣舉國臣
民之感感如何哉獨念臣復被憲職之 授病不得就職
遂除禮事又以病重不得謝 恩故至於 大駕出郊之
日亦莫得隨行於百官之後則其墜失道理全無人事之
罪咎至此而極矣既無人事身疾日加則其勢不可以復
治矣伏聞今日 祭禮已畢敢陳其不得不歸之意焉惟
以既歸之後當無復來之期則區區犬馬之情曷有窮已
我臣一生老病人也今我 國家亦可謂多病矣臣請以
人身中之六疾致疾之本皆在於一心者為說喻達焉夫心
者身之君也君者建極之謂也凡一身內外之官大小之

用悉係於心君故極遠而其下莫不奉承其道矣極不遠而其下莫不達失其職矣身之否泰於是乎決矣所謂遠心極者方寸之中常存敬畏不自怠放不為物欲所拘不為邪說所惑內不自欺上不欺天外不欺人無胡思亂想不東走西馳氣魄凝定精神內守清明光大自有主宰者是也如是則七情皆節百脉俱順視聽言動不亂於外誘筋骸肢體自束於天則真元完實和氣充滿風寒暑濕不能入魁魁魁魁不能犯可以卻方書去藥石無所事於療治而病自不發永終天年此固心極之能達也若或心失其極而怠惰放肆不自收拾昏塞本然之明廢失主宰之道則情不節而慾不勝脉不順而血不調臟不能藏其精

腑不能儲其液耳目口鼻流蕩而不禁筋骸手足解弛而莫檢於是外邪乘虛百疾交作積而為癥癖發而為癰疽有或麻木不仁發狂痼疾雖扁鵲在傍百藥俱儲亦莫能為之術矣此則心君不君之致也臣因此而思之人君之君國也亦此理也心為一身之君而身之內外百體即為一心之臣民則人君為舉國臣民之所心而舉國臣民即為人君之百體也因心極之建與不建而為百體之順與不順故觀臣民之有猷有為有守而可以知人君建極之克不克也所謂建君極者亦非別有法也惟能盡己之性而為表率於人也盡性次第其目有四曰學之統也行之修也道之成也德之純也德以道成而純道以行修而成

行以學統而修則只是一理中事業也其學即大學之法是也此學之外無他學也學此學而百行在其中矣其道即中庸之道是也此道之外無他道也道此道而至德在其中矣夫既學統而行修道成而德純則聰明睿智足以盡天下之理謙恭儉勤足以率天下之善寬仁誠信足以服天下之心剛毅簡重足以畏天下之情光明正大足以通天下之志如此則天地鬼神尚不能違而況人與物乎治平大業位育極功都在於此此惟君極之所以建也然則建極之道其體則固不出於心身之上而其用則曰用人才出政事二者而已人才之用不可不辨者善與惡也政事之出不可不明者是與非也善必用之不善必去者

用人之常道也是必行之非必不行者出政之常道也其於善惡是非之間若能善其果善不善其果不善是其當是不是其當不是則百工皆得其人萬事皆得其理衆心以之咸服矣其或所善者不果善所不善者不果不善所是者不必是所不是者不必不是則百工之不職萬事之不績衆心之不服係於此也故建極之用此其大段也人君克建有極之體焉則二者之用自不得不正矣君臣萬民孰不歸於君極之中乎民猶遠矣而亦莫不歸極凭在朝之臣乎莫敢心其心而惟君上之心是心焉莫敢事其事而惟國家之事是事焉孰敢有肥己之意乎惟致身是意焉孰敢有固寵之計乎惟盡職是計焉無敢有喜權之

惡而所輔者君德也無敢有偏黨之私而所恢者公道也善其善之不善其不善之而不用一己之好惡是其是之非其非之而不計一己之利害同寅協恭合爲一心君耳忘身國耳忘家此非愛敬其君盡臣之道乎人臣既能愛敬其君誠如愛敬其父母則其視同朝之百僚亦皆作兄弟相和矣又推其仁亦子蒼生家視一國而人無有比德民無有淫朋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如此而有治平之不致教化之不孚者乎此如心極立而百病去一身爲之亨泰也至若君極不建者其應反是人皆各心其心各身其身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一任私情不恤公道好惡違性愛憎失理是非顛錯善惡倒置目正

為邪目邪為正指忠為姦指姦為忠遂相與集邪為朋聚姦為黨結作聲勢牢不可破其所私好者則共推而揚之其所私惡者則共起而排之不畏正論不顧大義設為無形之機不測之穽以攻陷之者有矣矯為不近之說無理之談以眩亂之者有矣慾浪滔天利門四開禍蜚無厭殺戮無忌必使民無所歸而後已自以為謀國而實為病國自以為愛君而實為誤君以至衆憤積於下而莫之恤天怒極於上而莫之警終致國家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不可救焉此不如心極不立而百疾俱作致身危亡之域者乎近觀廢朝時事即如是矣當是時也白晝陰昏妖氣遍滿豺狼吞噬於當道狐狸亂舞於大市彝倫斁絶綱常墜盡

塗炭方酷人心已離陰陽易序天命已去數百年之社稷將不日而屋矣惟我　殿下以天授之器王室之旁心聖武之德躬仁孝之行親覩條狀慷慨憤懣不忍坐視一宗國之亡於是乎一起而痛掃之滌蕩之遂承　舜后之旨誕受　天子之命躬嗣大統龍飛天位則實皇天佑我朝鮮　列聖祚我宗祊而生　殿下以有此今日也雖然豈可以此　撥亂之初績為所極至為可滿足而不求遠大永久之鴻業乎必須盡革弊政之餘習畢復　列聖之弘規而又不已焉以馴致古昔帝王之至治與周道於東方然後可以塞天命之責矣致人望之備矣方今　殿下固有大有為之志乃以為否雖已傾也猶未齊劇寇方結

天兵壓境民困未蘇國事愈艱一自　即位以來夙夜憂
勤勵精求治者于今四歲矣四方之民聞　殿下求治之
志則雖甚老且病者莫不願小延在世獲見新化之盛引
頸拭目而待之矣臣僻在山野癯伏之中或遇街路間人
從洛中來者必詢問消息則有云當時南警北報尚無恙
矣但邦家巨細公私之事漸與廢朝弊習相近者日出矣
以此之故閭閻之人無樂心矣每問有答其言皆若是焉
臣竊滋之蓋自反正之後羣情之所望於新政者深且大
矣纔免水火自意速蘇者有所未滿而云然耶抑廢朝弊
政有未盡革者故致恨而云然耶抑有匹夫匹婦之失利
缺望者自抱疾怨於時政而云然耶　聖明在上羣賢在

朝謀謨設施必欲盡善貞乎在彼在此無惡無射也而乃敢擬之於廢朝歟無乃有疵政玷令之聚咎於輿情者未或不無也耶臣又見鄉里大小之人其在　反正之初莫不新其耳目變其心慮善者喜其翻轉不善者惡其清明喜者興振畏者伏戢居者相慰於衢巷行者相慶於道路矣既歷二歲三歲至於今日則頃日之喜者漸無喜心畏者漸無畏意臣以此而想知夫根本之地漸有不如初之機也是非之理人所共性好善惡惡常情所同而不可誣者也　朝廷舉措有耳皆聞百官得失有目莫瞻臣未知廟堂所出之政果皆合於天理人情百官所行之事果皆出於正道公議歟臣竊以為聖人之得位也幸矣既居

其位則不思所以盡其位之道乎人君德業自有第一等道理所謂建極之極即此道理也其為道理之第一也者謂其至眞至善極中極正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而賦畀吾人本然之德性也人君為世道之主則惟此道理乃人君一定不易所當必盡者也不為則已為之則何可以舍却第一等道理而不為已責哉人君也而不以此道理擔當其身則是人君之自棄也人臣也而不以此道理務引其君則是不敬其君也能盡此道理者即二帝三王之德業也後之人君苟不以二帝三王之德業為準的則豈不卑哉心之所之謂之志志卑則道卑道卑則政卑政卑則事業卑事業卑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隣國不畏天

地鬼神亦不祐矣然則其可不致重於立志之初乎若曰才不逮矣二帝三王之道吾何可望乎國偏小矣唐虞三代之治吾何可法乎世已季矣上古上聖之事業吾何可倣乎如此則甘自歸於卑下已非大有為之志也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又曰人皆可為堯舜則固不可以才之不逮諉之也既為之邦國焉而有臣民焉有政事焉則固不可以國之褊小諉之也道無古今矣行帝而帝行王而王則固不可以世之已季諉之也夫道一而已矣為治不法三代皆苟而已矣堯舜人倫之至也唐虞三代聖治之至也誠不可舍此而求其次也夫帝王之心法與其德業與其治道無不昭載於經傳

下之日三接經席之儒臣其所以講明之者必不外此也第未知　殿下自察之則其持心也果與帝王之持心同其法其執德也果與帝王之執德同其業為治也果與帝王之為治同其道乎今者立政機軸無轉移之日百僚無振礪之意庶事無作新之驗四方無興感之効廉恥之風不作而貪汚之習不除恭儉之化不行而奢侈之弊不革公正之道不立而偏私之害不去誠信之義不孚而頗危之俗未戢何也臣恐　殿下學有所未造行有所未盡道有所未至德有所未純而極之所以建者猶未到於十分地頭也蓋德業之崇治化之隆必待行道積德悠久不息然後可以致之故雖以聖帝明王之德政須回積累而有

成焉今　殿下之臨政纔經三歲矣則固非治定功成之秋也而臣但以所聞見於當時者如上所陳故竊為今日過虞焉　殿下春秋鼎盛力量強大此誠勉強有為之時節也古人以三十歲後功夫為喫緊地者以人到此時血氣壯盛不早不暮著功用力無難不能故也臣敢以此時此道為　殿下望焉若於此時不復奮發刻礪加已百已千功程而遷延時月愛夷顏靡以至於無可為之地焉則不但與堯政相近而已其為可憂者何可盡言哉天下之事不能日進則必有日退而日進則難日退則易伏願

殿下深省焉臣之來也人皆謂臣曰爾既老病矣仕則必不能焉雖然須獻一言而歸也凡自鄉閭父老及路上

所遇至人京所見者其所云皆然臣是么麼一老敗人也其言何得爲輕重於　聖聰哉而尚望其一獻言也此豈匹夫匹婦所獨有寃痛疾苦而莫之伸者乎即中外遠邇同然之常情必皆有所不安於見聞不平於其心下滿於期望者鬱積於中欲自言而無路冀僥倖於因人發之也其情誠可想矣而莫非其秉彝之良性愛君憂國之本心也然則此時之可言者必不止一二事也豈非吾　殿下之所當動念處也哉雖其皆有欲言之心其勢有莫得人人皆言也　國家夫既置其任設其職而責之專者非言官乎言官者人君所以寄耳目廣聰明之司也故有可言而必言者言官之道也有所言而必聽者人君之道也若

可言而有所不言可聽而有所不聽則君臣皆失其道矣其何有於置任設官之本意乎臣未知今之言官果能盡言其可言而　殿下亦能盡聽其當聽乎夫言官果能盡言其可言之事則是四方之言皆所以得達者也人君能盡聽言官之言則是所以兼聽四方之言者也然其機亦在於人君必須人君先有能聽之德然後言官能有盡言之忠若人君不能有如流如轉圜之義則言官豈能盡言謇謇諤諤之言哉言官不能盡言則四方之情又何由而畢達乎今者見一微臣之來而必異獻言者無人不然則臣恐今之言官必有所不能盡言之者矣　朝廷之上必多有可憂之端矣四方羣生之情其必有所不得通者矣此非

殿下虛受樂聞之誠有所未至者耶下不能盡言者有所畏也上不能盡聽者有所拘也上拘而難聽下畏而難言兩難相值常以莫言莫聽爲相安之地則雖謂之危亡之國可也故必須難言而能言難聽而能聽然後四目明而四聰達物情通而言路廓矣若有言者不能盡言而四方之情無路於畢達者非人君之福也非國家之利也臣竊聞之凡言官必擇其不可不言者而僚議歸一然後乃進其言既一進之而上不允聽焉則又必再陳之者其事重矣而不可已也言之既再又不蒙允而言猶不止乃至於三則其事必最重而尤不可已者也人君何可不爲之動念而聽用乎其言果合於義理則初一言之而即可

從也至於其言則尤不可不從也況至於三手詔或其事最重其勢甚難而不可易決便當議及大臣議及百官執其兩端擇取其中而斷然用之可也況其事其勢不甚重且難者乎言之不已拒之不已相持一事愈遲愈至于越月逾時者非盛世之事也故言貴剛直聽貴勇斷剛直則知無不言勇斷則言無不從然後臣不曠職君無失政而上下相得太平可期矣蓋極之所以為極合衆善而為一之謂也人君能收天下之善為己之善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善而其道方全其德克備焉此建極之道用言為最要也伏願　聖明特加意焉夫極之為義惟中焉是所謂中者在心為不偏不倚在事為無過無不及是也然則偏

非極也倚非極也過非極也不及亦非極也建極者須先無所偏倚於心然後能無過無不及於事也聖人曰天秩而制禮所以節衆情裁萬事而歸之於中也豈有所執非中而能建極者乎以今日喪禮言之當初服制之議廷中所見互相異同不能無過不及之兩端　殿下折得其衷定而用之此可謂中矣第伏聞頃日　禮葬之儀其所以致中致大者似有過於時中之宜焉此蓋執事諸官欲體殿下之至誠凡其儀物品數務極其備且文焉故然也臣竊以為孔子所謂親喪自致者謂其當致而必致之非謂致之至過也孔子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禮者得中之謂也蓋可為而不及為則孝

子之情所不得安也不可過而過之則亡親之心所不敢安也禮而得中然後親心安而孝道得矣今者既往之事不須言也而前頭亦多有裁定之儀故茲敢及焉以為後日益加謹重之義也　殿下誠孝出天出尋常萬萬外方愚氓亦莫不感激矣然情雖無窮禮自有限如或過之反有傷於孝道此又孝子之必慎者也況人君所行不止為一時之法乃為後世之所則焉豈可徑情論制以傷達極之道哉伏願　殿下更加審酌焉臣又以為人君以一心而應萬機以一身而臨兆民居九重之內而治四方之廣則其見聞不可以不遠也能見於目見之外然後其見無所不見能聞於耳聞之外然後其聞能無所不聞以其

見之以理聞之以理也若見止於目見聞止於耳聞則耳目見聞之外凡有幾千萬變之無窮哉目見者見其有形而理見者見於無形耳聞者聞其有聲而理聞者聞於無聲其為淺深遠近如何哉況耳目之見聞有可得以掩蔽理見理聞則孰得以欺之哉人君苟能不特其目前之見耳邊之聞而見於無形聞於無聲則可以盡天下之情也此乃極之所以無極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今 國家心腹之疾四肢之病其為證凡幾般而臣從山野來纔經旬月而返則其何以悉得聞知哉故只以建極之說為 殿下勉盡其根本之地焉若夫對證之劑砭急之手自有當世之岐扁焉臣方在垂死之齡萬無報效之路情不自已

用陳耄言實皆心肝中攸發也若蒙　聖明不以迂遠而
却之則臣歸死無餘恨矣臣不勝區區祝　天之至謹昧
死以　聞

告歸再疏　丙寅六月一日

伏以臣疏陳歸意敬奉　聖批優容踰涯稱許過實句句
字字皆非臣所可得以承當者也臣感激惶悚无無以自
容焉此蓋　殿下不以臣無死無用而置之盂加所以
教誨慰勉之道也臣歸在山野敢不佩服奉持以為對越
瞻戴之地哉第伏覩　批末以少留都中為　教臣勢不
可淹愈惶愈悚茲敢復申其懼迫之私焉臣非不知天地
不遺物之洪恩父母無棄子之至眷也顧臣之疾病每劇

於暑濕之月故自前月之中既多危證之端矣今則季夏已生老暑將酷百疾俱有日加之勢若復少延於此恐必不堪於途路也又臣有生存一娣於臣有育養之恩爲次於母而今其齒峻九十有五矣臣來時見其方卧於重疾遠離以來食息莫弛其慮惡於歸見亦臣所自切迫之情也危疾纏身私虞撓心此皆不可得以少留者不敢不以實仰瀆焉伏願 聖慈特垂察焉臣抱疾而退莫伸 闕下之辭益不勝瞻 天仰 日涖然惘然之至謹昧死以聞

謝 賜米饌疏 丁卯正月十九日

伏以臣之所在府官以米豆饌物致給於臣乃本道觀察

使承有　旨而令賜之者也臣竊見常情雖受賜於等故之間亦莫不動心變色必思其身之所以受其賜者果合於本分乎既自反無愧然後始得安焉況以臣之無狀當

君父特施之恩典哉臣獲聞　傳教之語則實皆非臣所可得以承當者也臣感激涕零之餘繼之以惶汗慙赧焉臣一生空疎無得即今耄敗待盡者也自分與草木同生死於窮巷矣猥被　聖上誤聞一自即位以來　寵命連仍除召不置至於超秩躐階疊出恒規推恩隆數　贈及先世在臣分義自當殫竭心力死而後已者惟其情願也而第復自念靡有微勞可記於往前又無餘望可效於將來徒托虛名仰恃　謀眷不木不石冒恥忘恩貽累

明辰致毒　清朝決非所敢也況又耗失精神昏荒顛倒
固不可一日蠢側於班行之末故累瀆陳乞遂蒙　聖慈
矜許迴返田廬抵今獲保喙食於覆載之中者無非　天
地父母之洪私也此非可仕不仕恬退自守之為也而益
於千萬意慮之外有此非常之　恩霈至以嘉獎為　教
臣是何物得承九萬里之垂渥至此哉有如枯朽將顛之
木一朝復被雨露之新澤還得有奠史之生氣也臣千思
百計無路圖報則惟以華封人祝堯之誠仰祝　聖躬而
已矣臣無任瞻　天戀　闕伏地懸情之至謹瀝血以
聞

陳罪疏丁卯二月

伏以臣以至愚極陋徒取虛名於浮世欺天欺人以至于
上欺君父罪固積矣兢慚潛伏于山野以待餘年之盡而
猶蒙　聖慈記念不置乃於今歲春初　下旨于本道監
司令臣所居官賜以米豆饌物臣感激驚惶即爲之瀝血
陳謝裁疏封上而戎變遽作道路騷動未及呈達遂爲停
滯迨闕一謝此又罪也聞變之初即當匍匐赴造于　朝
而既計莫遂此又罪也受號召之　命未能及時措集起
機赴難竟未效絲毫之補此又罪也迨夫賊退兵罷又當
奔詣待罪于　行朝之下而臨行病什莫得以伸焉此又
罪也夫其前後所積之罪既至於此今雖死八地下目安
得以瞑乎雖然此則臣身所獨之罪也今日舉國臣民之

罪莫容言矣賊未來之前　朝廷不能先陰雨之戒有以
盡內修之道備外攘之策使犬豕畜陵侮之心肆信猾之
計一舉入境當鋒者不交兵而自陷擾險者未見賊而先
潰遂致　君上無可恃之城無可恃之將無可恃之勢既
不免奉　宗廟社稷而播越江都終至於許和大豕而告
天交盟其為國有相有將乎有民有軍乎然則　國家之
敗　君父之辱莫非臣民之罪也臣雖老病尚未就木其
何得以獨免乎席藁待命之中未嘗不長痛焉十分料思
莫効萬一圖報未報之　恩而無可報之地欲贖未贖之
罪而無可贖之路則雖一進言或伸其衰悃而攻守方略
非臣所知敢以迂闊常談試陳焉臣聞中國無中國之道

然後戎狄得以入焉所謂中國之道者德仁義而道中正也至善曰仁至剛曰義至公曰中至純曰正人之所以為人者仁義也國之所以為國者中正也仁焉而萬物咸其所義焉而萬事皆其序中則衆志一正則衆心服焉然後上行下効風清俗美而天地祐之鬼神福之況有血氣之類有不歸化者乎戎狄雖頑狠亦非理外之物自當知畏之矣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此道也若或無仁無義惟私惟利不中不正為偏為邪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物無不悖事無不戾百惡俱作衆慝並興天地怒之鬼神禍之不有內賊必有外寇不有蠻寇必有戎賊此理勢之常然也蓋中國無中國之道則中國而為戎狄矣中國而為戎狄

則外之戎狄宜其無畏也須者奴賊入遼東固知中國一邊必已無中國之道矣今則此賊又移兵于我　國無乃我國其亦以無道而招耶我方為有道之國而賊自妄動者雖來必自敗沒終不能為吾甚患矣若我　國先自無道賊乃乘時以動則其來必能得志而我必重困竟或不能支也今者此賊以孤軍深入海西隨到皆利又必受和而退則可謂得志矣此不為充憤乎姑雖不退曷信入羊之盟哉況今餘賊之在西邊者以留農為名留農所以備賊也農我土而備其糧其將何用哉其無我　國者為如何哉凡其所以致賊之痛和賊之恥無非臣民不職忘恩之罪也然而賊來之日不能效死不能敵愾者其罪猶

淺矣其在賊未來之前輔國無道召災致禍者其罪既深也人不可一日去仁義而為人國不可一日不中正而為國也吾人之棄仁義也非一日矣我　國之無中正也亦已甚矣此非臣民積罪之深耶夫私者仁之賊也利者義之賊也偏者中之賊也邪者正之賊也是曰四凶以私賊仁而心之德亡矣以利賊義而事之綱絕矣偏之賊中而人極不立矣邪之賊正而天經不舉矣四賊者既棄擾於心胷則一身百體舉為其所使其所營度於思慮者無非逆理亂常之務發用於云為者無非傷人害物之事以致朝廷無政四方無俗邦國無道失光明廣大之氣象為陰暗險陂之區域近則釀成蕭墻之禍遠則招侮外敵之亂

終至於君父無所歸國家無可為焉其身亦安得以獨保
哉勢已至此則雖堯舜為君孔孟在世亦無如之何矣此
乃四凶為賊於人心而誤人家國致內外之寇賊者也惟
我　國家　聖明在上羣下莫不淬礪則人心四賊之患
當不至於此也而但以朝著之不靖物情之危疑民風之
日壞世道之日非天變之屢警物怪之疊出者觀之則豈
無其致之之道乎況此外賊無故而來得志而歸其所以
召之者不在我乎雖然此皆罪在臣民之積惡豈　聖上
有失德於數年臨御之間而致之哉臣以四凶之戕人心
術指為四賊以四賊之誤人家邦為招外賊之本又以克
去人心之四賊為卻外賊之要道則孰不以臣言為迂遠

哉然而善惡之應各以類至者常理之必然也伏願殿下深思焉臣又聞胡賊之未來也識者有或憂及於此賊則人皆曰彼賊方交兵於大國有何餘力暇及於我國哉其言決若無急患者焉識者雖不敢難之固知其為慮之不深也果乃遽困於一技兵之來受兵者雖止兩西而被毒者八道宿然茲豈非人謀之不臧歟經變以來舉國上下孰不抱憤含恥各自反身以為後圖哉當此時也治兵峙粮選將鍊卒固是急務也而臣則以為抑亦末也或不究禍根之所由作而痛革去之則此後之患實不可測而賊來之路終不得絕也此固臣民之所共自奮而其機則惟在聖上之心身焉　聖上果能先自奮發孟自惕

禰勿以尋常之道例致意焉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臣民之在下者孰敢容藏其四賊於其心不克去之以蹈前日之謬習復致將來之禍哉臣百疾交痼目不視物耳不聞聲無復有人事直待歸盡而已矣而覆載鴻恩敢負積罪無從報贖悶鬱極矣敢聞

宵旰無大急憂敢陳荒言一以伸謝一以祈祝

臣非不知言無奇特必歸迂疎而但不可強其不知又不敢矯其情發輒隨老思所及者而冒瀆焉臣瞻望雲天不任螻蟻之誠謹昧死以聞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二